明儒學案

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五

甘泉　諸儒學案上

口仁13
486
11

波 29 11

東京大學 史料編纂所

13 486 卷 11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校刊
莫階芝庭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許孚遠字孟仲號敬菴湖之德清人嘉靖壬戌進士授南工部主事轉吏部尋調北大計與冢宰楊襄毅溥不合移病歸起考功主事高文襄不說出爲廣東僉事降海盜李茂許俊美移閩臬考功王篆修怨復中計典謫鹽運司判官萬歷二年擢南太僕寺丞遷南文選郎中請告補車駕郎中謁江陵問及馬政先生倉卒置對甚詳明江陵深契之欲加大用而王篆自以爲功使親已先生不應出知建昌府給事中鄒南皐應之遷陝西提學副使擢應天府丞以申救李見羅鐫級歸起廣東僉事轉廣

西副使入爲右通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日本封貢事起
先生疏言發兵擊之爲上策禦之爲中策封貢非策也其後朝
廷卒用其中策召爲南大理寺卿晉南兵部右侍郎而罷三十
二年七月卒贈南工部尚書先生自少爲諸生時竊慕古聖賢
之爲人蓋與鄉黨之士相爭逐年二十四薦於鄉退而學於唐
一菴之門年二十八釋褐爲進士與四方知學者遊始以反身
尋究爲功居家三載困窮艱厄悅忽略有所悟南粵用兵擾攘
身命畢盡心力怠墮躁妄之氣煎銷庶幾及過蘭溪徐魯源謂
其言動尚有繁處這裡少凝重便與道不相應先生頂門受鍼
指水自誓故先生之學以克己爲要其訂正格物謂人有血氣
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尚在是物也故
必常在根上著到方寸地灑灑不掛一塵方是格物夫子江漢
以濯秋陽以暴此乃格物榜樣先生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
入佛者嘗規近溪公爲後生標準令二三輕浮之徒恣爲蕩
無忌憚之說以惑亂人聽聞使守正好修之士搖首閉目拒此
學而不之信可不思其故耶南都講學先生與楊復所周海門
爲主盟周楊皆近溪之門人持論不同海門以無善無惡爲宗
先生作九諦以難之言文成宗旨元與聖門不異故云性無不
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其立論至爲明析無善
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祇形容得
一靜字合下三言始爲無病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
非文成之正傳也時在萬歷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講會甚盛
兩家門下互有口語先生亦以是解官矣先生與見羅最善見
羅下獄拯之無所不至及見羅戍閩道上仍用督撫威儀先生

時爲閫撫出城迓之相見勞苦涕泣已而正色曰公蒙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而鼓吹出轡此豈待罪之體見羅整菴曰迂濶先生顏色愈和其交友眞至如此

原學

天然自有之謂性效性而動之謂學性者萬物之一原學者惟人之能事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爲其能學也學然後可以盡性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而爲三才故學之係於人者大也天聰天明非學不固威儀動止非學不端剛柔善惡之質非學不化仁義禮智信之德非學不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非學不盡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遇非學不達學則智不學則愚學則治不學則亂自古聖賢盛德大業未有不由學而成者也故先師孔子特揭學之一言以詔來世而其自名惟曰學而不厭而已性之理無窮故學之道無盡學而不厭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也然而三代以上道明而學醇三代以下道喪而學雜高之淪於空虛卑之局於

器數浸淫於聲利靡濫於詞章嗚呼學其所學而非孔子之所謂學也其卓然志於孔子之學不爲他道所惑者寥寥數千載之間幾人而已乃其見有偏全言有離合行有至不至擇而取之則又存乎其人焉故學以盡性爲極以孔子爲宗若射之有的發而必中若川之歸海不至不已矣夫然後可以語學學之義大矣哉（原學篇一）○學者既有志於孔子之學則必知夫求端用力之地孔子之學自處廷精一執中而來其大旨在爲仁其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最爲深切著明者也人心本來具此生理名之曰仁此理不屬血氣不落形骸故直云克己己私一克天理具存視聽言動各有當然之則故云復禮一曰克己復禮則無我無人平平蕩蕩萬物一體故曰天下歸仁己最難克仁最難言因循牽繫終身陷溺剛毅深潛一日可至故曰爲仁由己而不由人出此入彼即在身心之間其機至嚴其用至博故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此孔門學脈也他如言敬言恕言忠信言閑邪存誠言洗心藏密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無非此理無非此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耳矣是故舍仁而不求者昧其本心不可立人道於天地之間不由克己復禮而言仁者道不勝欲公不勝私而徒以聞見湊泊氣魄承當無強至於仁之理知克己者一私不容氣質渾化故功利權謀之說非所可入知復禮者體用俱全萬理森著故虛無寂滅之教非所可同修此之謂天德達此之謂王道此孔子之學自精一執中而來爲萬世立人極者也學者於斯篤信不惑而行之不惰其庶幾乎可以語學也夫（原學篇二）○學不貴談說而貴躬行不尚知解而尚體驗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

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其說也是故性定者其言安以舒養深者其容靜以肅內直者其動簡德盛者其心下及之而躁妄輕浮繁擾驕汰生焉蓋理欲消長之機志氣清濁之辯見於動靜徵於應感如影隨形不可掩也昔者虞舜夔夔齊慄以格其親而好問好察善與人同乃見其精一之學文王在宮在廟雝雝肅肅而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乃見其敬止之功孔子溫良恭儉讓萃至德於其躬而意必固我至於盡忘乃其學而不厭之實凡古今聖賢所為師表人倫信今傳後者必以躬修道德而致之斷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也故學者之學務實修而已矣珠藏而淵媚玉韞而山輝德聚於其中而發見於其外有不修修之未有無其驗者也不修而僞為於外與夫修之未至而欲速助長操上人之心者皆孟子所謂無源之水易盈易涸不可長久矣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誠僞虛實判若霄壤其理甚明內葬諸身心外證諸家國學之終身不至不已斯學之道也

論學書

中庸所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覺照存養而已但人心道心元不相離善與不善禮與非禮其間不能以髮故閑邪一著乃是聖學喫緊所在學者苟知得善處親切方知得不善處分明譬諸人有至寶於此愛而藏之所以防其損害者是將無所不至又譬諸種植嘉禾無所容其助長之力惟有時加耘耔不為莠稗所傷而已答孟我疆○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敬齋只

說存養。曷嘗有看見察見兩說牴牾。蓋中庸首章言不覩不聞。末章言無聲無臭分明天命之性。不可覩聞。不涉聲臭而夫子告子張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顏淵自敘如有所立卓爾。又却是有所見有所立。此兩者要須默識而神明之。道之在人。非優游散漫者所可入。必是凝精聚神。念念不容若有參前倚衡之見。及其與道幷會處。原來聲臭俱無。若存知見便非道體。（答陸以建）○聲色臭味安佚。自是天性之所不能無。不離乎氣質者也。第是數者爲性之欲。必其順乎天理之當然。性通極於命。而後性不蔽於欲。故曰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等事而謂之命者何。言君臣父子賓主賢否之際。遭遇不齊。天道之升降否泰消息盈虛。雖聖人有所不能必。是以謂之命也。然仁義禮智其性在我。隨其時勢所值。而皆有可以自盡之道。命責成於性。而後命不違乎天。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究而言之。命無二性。亦無二但人於聲色臭味之欲。恆謂之性。生於君臣父子所處難易順逆之間。多諉之天命。故孟子特伸此抑彼。使學者知所重輕云爾。（答朱用韜）○所謂天則超絕聲臭。不涉思慮。安排然只在日用動靜之間。默識可見。此心一違天則便有不安。加之於人。便有不合。惟其當作而作。當止而止。當語而語。當默而默。一不違於天。則而後協乎人心之同然。知此則性之面目可得而言矣。（答沈實卿）○所謂透性與未透性云者。不知從何處分別。爲是見解虛實耶。爲是躬行離合耶。爲是身心枯潤耶。爲是論說高卑耶。易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孟子言根心生色。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者。此眞透性之學。若以知解伶俐談說高妙爲透性。某方恥之而不敢。翁更何以教之。（簡羅近溪）

○老丈以毋意爲宗使人人皆由毋意之學得無所謂欲速則不達者耶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所謂誠其意者只在毋自欺而求自慊此下學之功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亦誠吾意而已吾儕之學焉可以臘等乎此理纔有悟處便覺鳶飛魚躍觸處流行而不須一毫安排強索之力然到得與自己身心湊泊尚遠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識者默而識之也識得便須存得方爲己有時時默識時時存養眞令血氣之私銷鑠殆盡而此理盎然而流行乃是反身而誠與鳶飛魚躍同意不然饒說得活潑潑地亦無益也學者認得容易翻令心中浮泛不得貼實此卽誠與不誠之介不可不察也凡吾儕平日覺有胸次洒落時感應順適時正是誠意端倪要須存養擴充得去若作毋意見解則精神便都散漫矣（與李同野）○吾儕學問見處俱不相遠只是實有諸己爲難能於日用工夫更不疎放眞眞切切實實平平不容意見盤桓則此理漸有諸己矣此學無內外相人己相打得過處方是德性流行打不過時終屬私己猶爲氣質用事吾輩進修得失涵養淺深亦只驗諸此而已（與萬思默）○人事自爲簡省未嘗不可若不得省處卽順以應之洗滌精神洒洒落落無揀擇相更覺平鋪實在操舍存亡昏明迷覺總在心而不在事（與鄒定字）○自心妙用卽是涓涓之流亦卽是汪洋浩大之海鄙意則謂須有鑿山濬川掘井九仞而必及泉之功涓流浩海乃其自然不容人力也○昔人學問失之廣遠故儒者反而約之於此心其實要反約又須博學詳說而得之非謂直信此心便可了當是事也（與王東崖）○知止致知俱出大學首尾血脈原是相

因致得良知徹透時，即知是止，討得至善分明處，即止是知，初非有本體工夫，亦非有偏全先後之別。古今儒者悟入門路容有不同，隨時立教，因病制方，各有攸當，政不必以此病彼也。（答胡體仲）

○格物之說，彼謂待有物而後格，恐未格時便以離根者，此其論似高而實非也。若得常在根上著到，方寸地灑灑不掛一塵，乃是格物眞際。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常在，所以誠意工夫透底是一格物。孔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胸中一毫查滓無存，陰邪俱盡，故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非聖人不足以當格物之至。（與蔡見麓）

○鄙意格物，以爲神明之地，必不累於一物，而後可以合道，格致誠正與戒懼慎獨克復敬恕，斷無殊旨。（與鄧定宇）

○博文約禮道之散見於人倫庶物之間者文也，其本於吾心天然之則者，禮也。隨事而學習之謂博，隨學而反己之謂約。禮即在於文之內，約即在於博之時。博而約之所以爲精也，精則一一則中。

與胡盧山先生論心性書

閑中披誦明公與李見羅所論心性兩書，見我公誠心眞道，無少迂曲，而見羅丈雄才卓見，確有主張，此皆斯文之所倚賴，書中大意，公則謂靈覺即是恆性，不可殄滅，見羅則謂靈覺是心性非靈覺，從古以來，知性者少，識性者多，二公論旨不合，只在於此。夫心性之難言久矣，混而一之，則其義不明，離而二之，則其體難析，譬諸燈然，心猶火也，性則是火之光明，又譬諸江河然，心猶水也，性則是水之濕潤，然火有體而光明無體，水有質而濕潤無質，火有體故有采猛，而光明無采猛，水有質故有清濁，而濕潤無清濁，火之明，水之濕，非一非二，此心性之喻也，夫

率性之爲名自天之降衷不雜乎形氣者而言而心之爲名合靈與氣而言之者也性只是一個天命之本體故爲帝則爲明命爲明德爲至善爲中爲仁種種皆性之別名也此未嘗有外於心之靈覺而靈覺似不足以盡之心者至虛而靈天性存焉然而不免有形氣之雜故虞廷別之曰人心道心後儒亦每稱曰眞心妄心公心私心其曰道心眞心公心則順性而動者也心卽性也其曰人心妄心私心則雜乎形氣而出者也心不可謂之性也君子之學能存其心便能復其性蓋心而歸道是人而還天也卽靈覺卽天則豈有二耶夫性之在人原來是不識不知亦原來是常明常覺卽寂而照卽照而寂初非有內外先後之可言若以虛寂爲性體而明覺爲心用是判心性爲二物斷知其有不然也見羅兄又謂虞廷之相傳者在中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大學之歸宗者在善心意與知總非指體此等立言俱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却從何處明善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體用何從而分乎尊教有云指體而言則不識不知指用而言則常明常覺此語猶似未瑩蓋常明常覺卽是不識不知本然明覺不落識知一有識知卽非明覺有明覺之體斯有明覺之用恐又不得以不識不知爲體而以常明常覺爲用也萬古此心萬古此性理有固然不可增減經傳之中或言性而不言心或言心而不言性或心與性並舉而言究其指歸各有攸當混之則兩字不立析之則本體不二要在學者善自反求知所用力能存其心能復其性而已矣斯道無人我無先後輒因二公所論一究言之惟願高明更賜裁正若尊刻衡齋所

辯宋儒物理之說其說頗長姑俟他日面教盡所欲請也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陝之長安人萬歷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疏請朝講上怒欲杖之以長秋節得免請告歸尋起原官又削籍歸家居講學者十餘年天啓初起大理寺少卿與定熊王之獄擢副都御史時掌院為鄒南皐先生風期相許立首善書院於京師倡明正學南皐主解悟先生重工夫相為藍梅可否而紿事朱童蒙郭允厚不說學生疏論之先生言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為今用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也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欺也倘皇上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講官亦何以置對乎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傯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

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為此也遂屢疏乞休又二年卽家拜工部尚書尋遭削奪逆璫主給徼修怨於先生及為冢宰使喬應甲撫秦以殺之先生不勝挫辱而卒崇禎改元追復原官謚恭定先生受學於許敬菴故其為學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求發處得力而於日用常行却要事事點簡以求合其本體此與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之說無有二也其儒佛之辨以為佛氏所見之性在知覺運動之靈明處是氣質之性吾儒之所謂性在知覺運動靈明中之恰好處方是義理之性其論似是而有病夫耳目口體質也視聽言動氣也視聽言動流行而不失其則者性也流行而不能無過不及則氣質之偏也非但不可言性并不可言氣質也蓋氣質之偏大略從習來非氣質之本然矣先生之意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虛位以道心行之則義理之性在其中以人心行之則氣質之性在其中若真有兩性對峙者反將孟子性善之論墮於人為一邊先生救世苦心太將氣質說壞耳蓋氣質卽是情才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由情才之善而因見性善也若氣質不善便是情才不善情才不善則荀子性惡不可謂非矣

人心至虛衆理咸備丟過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即有知覺是告子知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覺之覺非吾儒先知先覺之覺也覺之一字亦不可不辨知覺的是天理便是道心知覺的是人欲便是人心非概以知覺爲天理爲道心也若丟過理字說心說知便是異端○吾儒曰喻利之心不可有異端曰爲善之心不可有喻義之心不可有或詰之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喻利之心可有乎爲善之心不可有爲惡之心可有乎彼則曰喻義之心且不可有況喻利乎爲善之心且不可有況爲惡乎如此爲言雖中人亦知其非彼又恐人之非之也復倡爲一切總歸於無心之說以爲人之心體本空無利無義無善無惡者其本體也必也無喻利心

併無喻義心併無無喻義心無為惡心併無為善心併無無為善心一切總歸於無心方合本體耳說至此雖高明莫知其非矣不知正是發明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處奈何不察而誤信之耶且義原非外性原是善心之本體也今欲一切無惡的可見必有喻義為善之心而後為合本體耶況人心易放而難收儘去喻義猶恐喻利儘去為善猶恐為惡今欲一切總歸於無心竊恐義無而利未必無善無而惡未必無反為本體之累不小也又況義利只有兩途入心原無二用出於義即入於利出於善即入於惡豈有無義無利無善無惡一切總歸於無心之理乎大抵義原非外特自有其義之心不可有而喻義之心必不可無性原是善特自有其善之心不可有而為善之心必不可無總是喻之又喻以至於化為之又為以至於忘造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只好說有喻義之心而至於化有為善之心而至於忘有喻義為善之心而無聲臭之可擬亦說不得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今云云者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落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著故曰性善不然所命者何物孟子道性善正直指天命之初而言耳又問無聲無臭何也曰善會有聲有臭耶○天命之性如一陽來復造化生意雖未宣洩而凡宇宙間形形色色萬紫千紅無一不胚胎完具於其內故曰天命之謂性此自是實在道理原不落空若曰天命之性渺渺冥冥一切俱無如此不知天命的是個甚麼便於天命二字說不去矣○問人心一概說不得有無此是論工夫若論本體則無善無惡全說

不得有矣無心之說蓋指本體也曰不然論工夫心原一概說不得有無還有不可不有者不可不無者若論本體則全說不得無矣故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云云曰無曰非何等明白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我固有之也曰皆有曰固有又何等明白而曰本體無善無惡異端無心之說事指本體而言也無善之善指繼善之初不對惡而言也惡如彗孛妖氛善如景星卿雲無善之善如太虛惡如木石屑善如金玉屑無善之善如目中不容一屑如何曰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却在無善二字近日學者既惑於佛氏無善之說而又不敢抹殺吾儒善字於是不得已又有無善之善之說耳不知吾儒之所謂善就指太虛本體而言就指目中之不容一屑而言非專指景星慶雲金玉屑而言也善字就是太虛非太虛為無善之善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由可以為善之善才見得乃所謂善之善兩個善字原只是一個豈有可以為善之善乃與惡對之善乃所謂善之善乃無善之善之理哉○一有意為善便不是為善故曰雖善亦私至於喪至於私則善於何有如此是其病正在無善也○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此性之說也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清者勿使之濁濁者復澄之清此學之說也三品之說是徒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未嘗不是而不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澄濁求清非義外也蕊湖之說是徒知澄濁求清非摳苗也嗚呼不知本體者疑性之或惡而既以學為義外知本體者信心之即道而又以學為摳苗學果何

日而明哉。○有意爲善。有所爲而爲。如以爲利之心爲善。爲名之心爲善。以以善服人之心爲善之類。非以安而行之爲無意。爲無所爲而行之。勉強而行之爲有意。爲有所爲也。今人見人孳孳爲善。而概曰有意。曰有所爲。則阻人爲善之路矣。○夫有太極而無思爲。有物則而無聲臭。乃吾儒正大道理。正大議論。佛氏丟過太極專講無思無爲。丟過物則專講無聲無臭。是無思爲而併無太極。無聲臭而併無物則。有是理乎。○知覺運動。視聽飲食。一切情欲之類。原是天生來自然的。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佛氏窺見這些子。遂以此爲眞性。把吾儒這個理字。以爲出於僞。如告子以人性爲仁義。莊子以仁義爲殘生傷性之類。不是天生來自然的。故孟子不得已。指點出個見孺子而怵惕。觀觀而額泚。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之類。見得這個理字也是天生來自然的。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非以人性爲仁義而殘生傷性也。縱是說出多少工夫。說思說爲。只是教人思這個無思的道理。爲這個無爲的道理。非義外。非揠苗。非強世也。吾儒宗旨。與佛老全不相干。後世講學不精。誤混爲一。以上達歸佛。以下學歸儒。以頓悟歸佛。以漸修歸儒。以明心見性歸佛。以經世宰物歸儒。諸如此類名爲闢佛。適以崇佛。名爲崇儒。適以小儒。何也。佛氏上達。吾儒下學。佛氏得上一截。少下一截工夫。如此。是夫子下學儒而上達佛也。是佛反出其上。可乎。修而不悟。豈曰眞修。十五志學七十從心。漸也。以十五而即知志學非頓乎。學而不厭修也。默而識之非悟乎。此吾儒頓悟漸修之說也。經世宰物而不出於心性。安所稱王道。先明諸心。知所

往然後力行以求至非吾儒之言乎今以上以悟以心性歸佛氏以下以修以事物歸吾儒是佛氏居其精而吾儒居其麤也有是理哉不知佛氏之失正在論心論性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經世宰物而言心性正在所悟所達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漸修而言頓悟舍下學而言上達也○或曰吾道至大二氏之學雖甚高遠總不出吾道之範圍故二氏偏不能兼吾儒吾儒全可以兼二氏曰不然儒佛既混談儒者稍求精便誤入於佛氏闢佛者稍欠精反操戈於吾儒是其貽禍者一儒佛既渾訛儒者摘一二誤佛氏之語以為非毀攻擊之話柄談佛者借一二吾儒精微之語以為惑世誣民之嚆矢是其貽禍者二向使佛自佛儒自儒不混為一豈有是哉且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若必待兼二氏以為大則又安所稱大耶況吾儒正道也異端邪說也邪固不能兼正正豈可以兼邪若正可以兼邪又惡在其為正耶○吾儒之學以理為宗佛氏之學以了生死為宗如人生則能知覺運動死則血肉之軀還在便不能知覺運動可見人之生死的是血肉之軀這能知覺運動的一點靈明真性原未嘗死所謂本來面目萬劫不磨者此也悟得這個便是超悟便知無死無生所謂出離生死見性成佛者此也其悟入處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不可言說不可思議只在當下一覺一覺便了更有何事雖中間說得千變萬化其實宗旨則是如是與吾儒論心性處全不相干蓋性者心之生理吾儒所謂性亦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以理言非專以能知覺運動的這個言故彼所云性乃氣質之性生之謂性之性吾所云性乃義理之性性善之性彼所云一點靈明指人心人欲說與吾儒

所云一點靈明所云良知指道心天理說全然不同雖理不離氣而舍理言氣便是人欲天理人欲之辨乃儒佛心性之分此宗旨處不可不辨也○吾儒曰未發目雖無覩而天命眞覩之理已具耳雖無聞而天命眞聞之理已具心雖無知覺而天命眞知眞覺之理已具即發而皆中即覩以天下而無不明而所以能明的眞覩之理亦不可得而覩聞以天下而無不聰而所以能聰的眞聞之理亦不可得而聞知覺以天下而無不睿知而所以能睿能知的眞知眞覺之理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羅萬象森羅亦冲漠無朕未發不爲無已發不爲有渾然一理種種道理自天命之初已備後來多少工夫多少事業都只是率性之道耳佛氏覺性本空以爲這一點靈明作用的性本來原是空的目惟無覩故能覩耳惟無聞故能聞心惟無知覺故能知覺目雖能覩而所以能覩的眞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覩耳雖能聞而所以能聞的眞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聞心雖能知覺而所以能知覺的眞空之性原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覺性本空不生不滅若與未發之中相似而不知實有大不同者○或曰性只是一個性那裡又是兩個以義理氣質分儒佛余曰人得天地之理以爲生此所謂義理之性也而氣質乃所以載此理豈舍氣質而於別處討義理哉性原只是一個但言義理則該氣質言氣質則遺義理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闢佛之說也且子既知性只是一個性何不一之於性善之性而獨一之於生之謂性之性耶今欲一之於生之謂性而不一之於性善此三品之說所由起也是子自二之三之以至於倍蓰而

無算也。性豈有二焉。孟子道性善。故曰夫道一而已矣。此儒者之旨也。○吾儒說去欲。佛氏却說欲是去不得的。吾儒說存理。佛氏却說理是不消存的。甚且併天理人欲四字都要抹殺。中間雖說欲障。其實是說理障的。容語畢竟要回護這個欲字。病痛全在誤認生之謂性一句。知覺運動是氣。是欲。而知覺運動之恰好處。是理。佛氏原認欲字為性。不曾論理。安得不抹殺理字回護欲字。○問仁者人也。曰能視耳能聽。口能言。身能動。人也。即仁也。何如。曰。此惑於佛氏之說也。視聽言動。是氣不是理。如何說是仁。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合禮處。才是仁。耳目口體為形。視聽言動為色。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處為天性。理不離氣。天性不離形色。視聽言動之禮不離耳目口體。故曰仁者人也。非便以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為仁也。若不論禮不禮。勿不勿。而惟以視聽言動為仁。是直把氣質作義理。墮於情欲矣。○昔人謂佛氏得吾儒之體。只是無用。又謂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但不可以治世。不知佛氏所以為異端者。正在不得吾儒之體。正在誤認形而下者為形而上者。端猶端倪。發端之端。異端云者。謂其發端處與吾儒異也。若不窮究其發端而徒辨別其流弊。彼將曰。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為然者也。○問人心至虛。不容一物。理在何處安得不說理障。曰。人心至虛。不容一物處。就是理。異端之所謂理。誤指物而言。吾儒之所謂理。正指不容一物者而言耳。○人心之初。惟有此理。故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時固容不得一毫納交要譽之念。殘忍刻薄之念。亦容不得一毫殘忍刻薄之念。雖不同。同謂之欲。故謂心之本體容不得一毫欲則可。謂容不得一毫理。則不

可.蓋人心之初惟有此理.豈可說容不得.或問如何是理.曰.即所謂怵惕惻隱之心是也.

疑思錄

格物卽是講學.不可談元說空.○自慊二字.甚有味.見君子而厭然正自小人自家不慊意處.安得心廣體胖.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愼獨.只是討得自家心上慊意.自慊便是意誠便是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問天命之性.曰.如孩提知愛.是誰命他愛.稍長知敬.是誰命他敬.這都是自然而然的.故曰天命.又問.此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如何是天命之性.曰.孩提如何便知愛.稍長如何便知敬.這必有所以知愛敬者在.此蓋是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矣.豈待孩提稍長後.才有此愛敬哉.知此.則知天命之性.○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疚.才能無惡於志.無惡於人.到底只做成個鄉愿.無惡於志.才是個眞君子.○論語一書.論工夫.不論本體.論見在.不論源頭.蓋欲學者由工夫以悟本體.由見在以覓源頭耳.中庸則直指本體源頭.以泄孔子之祕.如論語論夫子之道.曰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則曰忠恕違道不遠.蓋論語之論道.指其見在可道者言.中庸之論道直指天命率性之初而言也.不然.忠恕卽一貫之道.而曰違道不遠.何哉.論語論德曰據於德.中庸則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蓋論語之論德.指見在可據者言.中庸之論德直合於天載之初而言也.不然.闇然知幾.卽君子之德.而曰可與入德.何哉.如水一也.論語指其見在如江河.如池沼皆水也.中庸則直指山下出泉.原泉混混而言矣.○大庭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而稱人惡者爲

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阻之則和者爲君子而阻者爲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爲君子而和者爲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從心所欲便不踰矩從耳目口體所欲便踰矩矣○孔門以博約立教是論工夫非論本體學者不達遂以聞見擇識爲知故夫子不得已又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直就人心一點靈明處點破知字此千古聖學之原若聞見擇識不過致知工夫非便以聞見擇識爲知也故曰知之次知其知知其不知是本體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工夫辟之鏡本明而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拂拭爲明也以拂拭爲明固不是謂鏡本明不必拂拭亦不是故聖人說出本體正見得功夫原非義外耳○仲尼顏子之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去別有個樂也禪學盛行將此道字掃而去之只懸空以求此樂其弊至於猖狂自恣而不可救孟子曰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分明說破道之可樂如此○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人性皆善而告子強制之使惡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心上自是不安自是過不去自不容不求於心自不容不求於氣此正是眞心不容已處所謂性善所謂良知也如此眞心正當操存而培養之乃反強制之豈不謬哉不得於言要求於心就求於心不得於心要求於氣就求於氣不必去勿此之謂率性故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人心虛靈是非可否一毫瞞昧不過凡該行該止此中自有權衡若冒憑著本心行去使件件慊於心便是集義便是自反而縮此正孟子得統於曾子處○已溺已饑若過於自任不知此一念就是乍

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一念人人都是有的如不敢承當已溺已饑之心難道亦不敢承當惻隱之心○問心一耳以心求心豈心之外復有心耶兩物對則計校生兩念橫則意見生求之爲言不幾於憧憧往來耶曰不然心非物也以心求心非兩念也能求之心卽是存不能求之心卽是放求之云者不過自有而自照之耳非心之外復有心也洗心正心存心養心皆是此意若以求心爲兩念則心誰去洗誰去存養亦不幾於兩念耶如此必舍置其心任其憧憧往來而後爲何思何慮矣有是理哉○問操則存似涉於有舍則亡似淪於無其失一也不操不舍之間有妙存焉何如曰不操便是舍不舍便是操勢無兩立豈有不操不舍之理此便是要舍的說話問操似助舍似忘不操不舍之間才是勿忘勿助曰勿忘勿助都是在操字上說有事是操處勿忘勿助是操之妙處○有天有壽是常事而人多以夭爲變以壽爲常有毀有譽是常事而人多以毀爲變以譽爲常有得有失是常事而人多以失爲變以得爲常以至貧富榮辱皆然常者一也分常變而二之則貳矣故人生終日營營逐逐有多少畔援欣羨處那一件不從二字上生來若能勘得破夭壽乃人生常事何有於毀譽得失貧富榮辱乎便是不貳便是修身以俟之

語錄

日用間富貴貧賤時時是有的如食求飽居求安便是欲富貴心惡惡衣惡食便是惡貧賤心故今人凡念頭起處都是富貴貧賤所在念及於此此心眞是一時放下不得問先知後行知行合一曰昔涇野與東廓同遊一寺涇野謂東廓曰不知此寺

何以能至此寺東廓曰不至此寺何以能知此寺之妙二公相視而笑可見二說都是不可執一也○凡人視所當視不視所不當視便是眸子瞭焉神精而明若不視所當視而反視所不當視便是眸子眊焉神散而昏○吾儒事業不外齊治均平若以家道富厚爲齊天下富強爲平此五霸之治平非帝王之治平也惟是入其家見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方是家齊景象而家之貧富不與焉推而一國必一國興仁興讓而始謂之治又推而天下必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始平不在國之富不富兵之強不強也以富強爲治平此千載不破之障○問參前倚衡曰只如此時眼前師友相對大家精神收斂寧一便是參前倚衡眞境第恐過此時不能如此時耳○張煇問性有善有不善故聖人修道以立之教曰性無有不善者人皆率性而盡性者寡耳性即良知良知無人不有率性無時不然孩提而知愛稍長而知敬率性也乍見而惻隱起嘬蹴而羞惡生率性也率則心有所不及思明有所不及用即率之人不知也人惟見其方然而復不然則以爲此率而彼不率矣然而實非也如小人閒居爲不善夫爲不善可矣如何必於閒居閒居爲不善可矣如何又厭然於見君子不但誤爲處必有羞慚即故爲處亦必有遮掩一語窮而舌遁一揖失而面赤一存注之不良而轉睛顧盼之不能隱是誰致之而然也人性本善則有不善者自無所容自爲之而自惡之人亦何時而不率性哉○聖賢學問全在知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以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爲主源頭一是則無所不是情也是好的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才也是好的故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若以氣質之

之性爲主源頭一差則無所不差情也是不好的爲恣意縱欲之情才也是不好的爲特才妄作之才今不在性體源頭上辨別而或曰性是善的情是不善的才是不善的皆末流之論也○動心忍性之性人與禽獸同若教他忍教他不謂則禽獸不能矣禽獸不能而人能之正吾人有此一點義理之性耳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乾以大生坤以廣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此天地之性善也若論氣質則天一屬氣便不免有旱澇地一屬質便不免有肥磽然則天地亦有善不善矣惟不言氣質而言義理則爲物不貳生物不測夫天地之德孰大於此又何旱澇肥磽之足言也○孟子以情善言性善辟之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則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聲洪鐘有聲叩之始鳴則知聲在鐘中雖不叩非無知擊之有火叩之有聲則知情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矣○問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此固以情之自然善者驗性之善如見美食而思嗜見美色而思好彼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而孟子專言性善何也曰有二人於此一人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見美食而不思嗜見美色而不思好一人見美食而思嗜見美色而思好見孺子而不怵惕見觳觫而不不忍則謂性有善有不善則可今以怵惕不忍之人一旦見食色而思嗜之好之以此驗人性之有不善似是不知思嗜思好之人一旦見孺子見觳觫亦未有不怵惕惻隱者以此驗人性之皆善又何疑焉孟子以氣質中之義理斷人性之皆善而告子以氣質中之氣質斷人性之有不善是告子徒知氣質之性而不知義理之性也○問變化氣

質就不好一邊說所謂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就好一邊說不知好一邊便是義理矣如何尚謂之氣質曰此處最微妙如見孺子而怵惕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端而擴充之則怵惕亦氣質耳息夜氣而幾希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機而培養之則幾希亦氣質耳知愛知敬此義理之性也若不乘此天真而加以入孝出弟之功則愛敬亦氣質耳蓋義理之性乘氣質以發露而不由學問之功是靠天而不靠人恐在人之工夫疎併在天之端倪亦不可保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原故豫章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伊洛真傳也而佐佛者妄肆譏評曰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且既云未發矣氣象在何處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令學者茫然無以應不知如

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一時未感我安得無故起念就此一時喜怒哀樂之念未起故謂之未發耳非一概無念一毫工夫無所用而後謂之未發也試看此未發時氣象何等湛然虛明是湛然虛明正未發之氣象也安得說未發矣而氣象在何處以一念不起之中縱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不謂之發何也謂所起者戒慎恐懼之念而非喜怒哀樂之念也安得說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未發工夫不是面壁絕念求之虛無寂滅之域只凡是在平常無事時預先將性命道理講究體認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做工夫使心常惺惺念常亹亹時時討得湛然虛明氣象便是未發用力處亦便是未發得力處如此有不發發皆中節矣非以一概無念為未發以靜中看未發氣象為起念為發也○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若起一用功之念

便是發.信斯言也.則未發時.一毫工夫無處用矣.未發.則功夫無處用.已發.則工夫又不及用.如此將工夫一切抹殺.只憑他氣質做去.喜怒哀樂.如何能中節.○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人與禽獸何異.惟是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人始異於禽獸耳.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吾儒言性.指人與禽獸異處.只是些子.故曰幾希.幾希云者.危之也.○異端言性.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爲性.而以目之所以知視.耳之所以知聽.饑渴之所以知飲食的這個言性.吾儒亦不曾直以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爲性.而以視之所以能明.聽之所以能聰.飲食之所以能知味的這個言性.所以能明能聰.能知味的這個性體.原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的.所謂道心.所謂至善.所謂未發之中.此理之根也.所以能視能聽能飲食的這個性體.亦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的.在老氏爲天地根.在佛氏爲有物先天地.此欲之根也.何以爲欲之根.曰.只推究所以能視聽飲食的源頭而不推究其所以能明能聰該視不該視.該聽不該聽的源頭.如此.則任視聽.縱耳縱目.適己自便.何所不爲.故曰.此欲之根也.○人心一念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有善念.亦自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亦自有惡惡之念.皆一時並起.善念與惡念對言.好善之念與惡惡之念.不對言.何也.好善之念.固善.念惡惡之念.亦善.念總一念也.如起一善念.即當爲善.卻又不肯爲.是初念是而轉念非也.如起一惡念.復起一惡.不當爲之念.遂不爲.是初念非而轉念是也.此就平常論意者言也.若誠意章.却置過善念惡念兩者.對言的.只專以好善之念惡惡之念.就好念頭

一邊說所以意都是該誠的不比平常轉念起念之有互易也至於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萬念總歸於一念而其念不禁末念止還其初念而其念不轉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為其所為欲其所欲又何不自慊之有如此則心本一而意亦復還於一又何至於支離而去故○心一也自心之發動處謂之意自心之靈明處謂之知意與知同念盡起無等待無先後一念發動有善有惡而自家就知孰是善念孰是惡念一毫不爽可見意有善惡而知純是善○意本自誠心本自正是本體意本自誠却要還他個誠心本自正却要還他個正誠意正心是工夫觀意本自誠心本自正可見正心誠意不是以人性為仁義○意本自誠却要還他個誠此誠字就念起之後言也若念未起之前不前定乎誠則人性雖善而牿之反覆羈恐一日之間善念少而惡念多久之純是惡念矣又將何以誠之哉故曰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可見古人不惟誠此念於既始有念之後抑且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人心道心不容盡立如綱常倫理能盡道便是道心不能盡道便是人心喜怒哀樂中節便是道心不中節便是人心視聽言動合禮便是道心不合禮便是人心極容易辨非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人心以中節合禮為道心也在人之人心去之惟恐不盡而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人心此數者豈可去乎○大學因虞廷言人心道心恐人無處覓心故說出個意字見此心一念發動才有人與道之異不然一念未起鬼神莫知從何分辨○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則發皆中節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諸凡事為自是停當不然縱事事簡點終有不湊泊處此吾

儒提綱挈領之學自合如此非謂日用常行一切俱是末節可以任意不必簡點也○先立乎其大不是懸空在心上求正是在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辨別人心道心精之一之務使道心為主而人心盡化討得此中湛然虛明此之謂先立乎其大而耳目口體小者自不能奪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見孺子而惻隱此良知也率性也饑之知食渴之知飲若曰亦良知也亦率性也便說不得矣一邊屬理一邊屬欲兩項朦朧合說則君子以循理為率性小人亦以縱欲為率性耳

論學書

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工夫率性是人與聖人同盡性聖人與衆人異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於擴充以保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知愛知敬為率性達之天下為盡性不忍觳觫為率性愛百姓為盡性皆是也率性無工夫盡性有工夫盡性者即盡其所率之性由工夫必合本體者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乃率性之道而仁乃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不可見而於惻隱見其端由其端以窺其體而本體之善可知故曰性善○得其體則其用自然得力但不言用則其體又不可見其諄諄言用者欲人由用以識體耳既由用以見其體又何用之非體性體原不覩不聞然必不覩不聞之時乃見性體如見孺子入井見牛觳觫此時固有怵惕惻隱之心矣然未見之前豈遂無是心乎未見之前之心不覩不聞正以體言正以天命之性言既見之後之心有覩有聞便以用言便以率性之道言矣故於不覩不聞之時然後識性體果不落於覩聞也若謂共覩共聞之時而不覩不聞者自在雖已發

而根柢者固未發也。又何必論時。不知不覩不聞之時。而共覩共聞者亦自在。雖未發而活潑者固常發也。又何爲專以不覩不聞爲性體乎。未見入井而胸中已涵孺子。未見穀觫而胞內已具全牛。先天脈理。豁皇周浹。故曰至善。○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原就時言。而道卽在其中。彼丟過時而專以不覩不聞爲道體。則可覩可聞。鳶飛魚躍。獨非道體耶。若是則工夫專在於寂動處感處。可以任意縱有差錯無妨矣。○近世學術多岐。議論不一。起於本體工夫。辨之不甚清楚。如論本體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衆人與聖人同。論工夫則至誠盡性。其次致曲。聖賢與衆人異。論本體則人性皆善。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當下便是。此天命率性自然而然者也。論工夫則不惟其次致曲。廢聞見思議。功夫不得卽至誠盡性。亦廢聞見思議功力不能。此戒愼恐懼。不得不然者也。如以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爲聖人事。不知見孺子入井。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亦借聞見假思議費功力乎。可見論本體卽無思無爲。何思何慮。非元語也。衆人之所以與聖人同者此也。若論工夫則惟精惟一。好問好察。博文約禮。忘食忘憂。卽聖人且不能廢。矧學者哉。若不分析本體工夫明白。而混然講說曰。聖學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雖講的未嘗不是。却誤人不淺矣。必講究得清楚明白。從此體驗。愈體驗愈渾融。造到無寂無感。無安無勉地位。才與自然而然。不費纖毫功力之本體合。此聖賢相傳之正脈也。若論工夫而不合本體。則汎然用功。必失之支離纏繞。論本體而不用工夫。則懸空談體。必失之捷徑猖狂。其於聖學終隔燕越矣。○吾儒之學。以至善爲本體。以知止爲工夫。

而曰致知在格物。可見必格物而後能知止也。格物乃知止以前工夫。丟過物格而別求知止之方。此異端懸空頓悟之學。非吾儒之旨也。

善利圖說

或問孔子論人。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恆之別。而孟子獨以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何也。曰。孔子列為四等。所以示入聖之階基。世之學者徒知以舜蹠分究竟。不知以善利分舜蹠。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蹠。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蹠之間復有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恆造詣雖殊。總之是孳孳為善。大舜路上人。孟子以善利分舜蹠。自發端之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恆分造詣。自孳孳為善之後論也。且為善為舜。則為人為利為蹠。則為禽獸。舜蹠之分。人與禽獸之分也。學者縱可諉之曰我不為聖。亦可諉之曰我不為人哉。或曰。學者不幸分辨不早。誤置足於蹠利之途。將遂甘心已乎。曰。不然。人性皆善。雖當戕賊之後。而萌蘖尚可為堯舜。一時之錯。不能限我也。或曰。學者既在舜路亦可以自恃乎。曰。不然。一念而善是平地而方覆一簣也。一念而自以為善是為山而未成一簣總謂之半途而廢耳。便是無恆也。或曰。世之聰明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又不少也。豈見不及此乎。曰。舜蹠路頭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於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章功名益成其美。此處一差。則聰明用於邪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故不可不慎也。

明儒學案卷四十一終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莫 階芝庭 校刊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文遴唐曙臺先生伯元

唐伯元字仁卿號曙臺廣之澄海人萬歷甲戌進士知萬年縣改泰和.陞南京戶部主事.署郎中事.進石經大學.謂得之安福舉人鄒德溥.陽明從祀孔廟.疏言不宜從祀.六經無心學之說.孔門無心學之教.凡言心學者皆後儒之誤.守仁言良知新學.惑世誣民.立於不禪不霸之間.習爲多疑多似之行.招朋聚黨.好爲人師.後人效之.不爲狗成.則從鬼化矣.言官劾其詆毀先儒.降海州判官.移保定.推官.歷禮部主事.尚寶司丞.吏部員外.文遴郎中.致仕.卒.年五十八.先生學於呂巾石.其言性一天也.

無不善心則有善不善至於身則去禽獸無幾矣性可順心不
可順以其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通乎性也故反身
修德斯爲學之要而其言性之善也又在不容說之際至於有
生而後便是才說性之性不能無惡矣夫不容說之性語言道
斷思維路絕何從而知其善也謂其善者亦不過稍欲別於荀
子耳孟子之所謂性善皆在有生以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何一不可說乎以可說者謂不能無惡明已主張夫性惡矣
以性爲惡無怪乎其惡言心學也胡廬山作書辨之恥天臺謂
唐君太和治行爲天下第一即其發於政便可信其生於心者
矣又何必欲識其心以出政耶慈湖之剖扇訟象山一語而悟
本心然慈湖未悟之前其剖扇訟故未嘗別用一心也唐君以
篤修爲學不必強之使悟孟我疆問於顧涇陽曰唐仁卿何如
人也曰君子也我疆曰君子而毀陽明乎曰朱子以象山爲告
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涇陽過先生述之
先生曰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
否涇陽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
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
玩弄便走入元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
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先生曰善假令
早聞足下之言向者論從祀一疏尚合有商量也

性天命也惟聖人性其心而心其身小人不知天命之謂性也故性爲心用心爲身用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身心性命解）○道無體性無體仁無體誠無體總之以物爲體外物無道無性不仁不誠此吾道與異端之辨（道德仁誠解）○魯論記夫子之言至矣家語得其十之七荀子劉向大小戴十之五莊列十之三（論語解）○論語記言嚴謹不敢增減一字惟編次頗雜其義易晦使編次皆如鄉黨一篇則論語可以無解（同上）○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曰荀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程子曰充擴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一貫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行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孟子曰有本

者如是。程子曰。其要只在謹獨。（明解）○用之則行。有是以行。見龍也。舍之則藏。有是以藏。潛龍也。用而無可行。或所行非所用。舍而無可藏。或所藏非所舍。謂其身行藏則可。謂其道行藏則不可。（有是解）○春風沂水。點之誠也。吾斯未信開之誠也。狂者志有餘而誠不足。聖人欲進其不足而裁其有餘。故一歎一悅。進之也。正所以裁之也。惜乎點猶未悟。後來解者。又從爲之詞。聖人之言荒矣。（與點解）○仁者以物爲體。安得有已。故曰。克己。仁者如射。反求諸己而已矣。故曰由己。知由己。然後能克己。能克己。然後能復禮。夫學至於禮而止矣。克己未足以盡仁。猶無私未足以盡道。知其解者。宋儒惟明道一人。（克己由己解）○有道穀不足恥。九百粟不可辭。怨欲可以爲難。而不可以爲仁。聖人雖因憲而發。實古今賢者之通患。爲其不在中庸也。賢哉回也。陋巷簞瓢。爲其志在擇乎中庸也。（問恥解）○仁者怨乎。曰。怨己。仁者憂乎。曰憂道。然則如樂何。曰。怨己。故不怨天。不怨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憂道故不憂貧。不憂生。以死生爲晝夜。視富貴如浮雲。（孔顏樂解）○修己以敬。至於安人安百姓。皆修己也。易有太極。至於生兩儀四象八卦。皆易也。謂敬在修己之中。太極在易之中。則可。謂敬安百姓。太極生兩儀。則不可。（修己解）○大學中庸。賁達經緯之說是也。而作書之意又若以易爲經。以詩書爲緯。蓋惟天地爲大。惟學則天。故曰大學。惟中庸乃大。惟庸乃中。故曰中庸。易曰大哉乾元。君子行此四德者。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學也。乾之德莫盡於九二。其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庸也。此其經也。雜引詩書互發其緯也。（大學中庸解）○大學以規模言。其緒不可紊。中庸以造詣言。其功不可略。（同上）○正

已而不求於人之謂善。正己而物正之謂至善。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善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至善也。程子曰。在止於至善。反己守約是也。則合而言之也。至善解○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家語曰。察一物而貫乎多。理一物而萬物不能亂。以身本者也。孟子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格物解○自知止而後有定。至慮而後能得。始條理也。知至至之也。在止於至善。終條理也。知終終之也。知止能得。則近道。止至善則道在我。知止止至善解○君子時中庸。擇中庸依中庸者也。小人無忌憚。索隱行怪者也。賢者之過與不及。均而賢者之害尤甚。必至罟擭陷阱乃已。時中解○中庸其至矣乎。是謂至善。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故止於至善。中庸至善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謂儒。正心而無所事焉之謂釋。易曰。終日乾乾。行事也。程子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神。鳶飛魚躍解○道者治人之道也。以人治人。雖執柯伐柯。未足為擬。子思之苦心亦至矣。程子謂制行不以己。而道猶未盡。此之謂也。道不遠人解○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堯舜性之也。其次致曲。湯武反之也。易曰。逆數。禮曰。曲禮。逆而後順。曲而後直。聖人之教為中人設。張子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也。發而不中。反求諸己。此之謂致曲。致曲解○大哉聖人之道。三千三百之謂也。禮者性之德也。道問學所以崇禮。所以尊德性。崇禮解○凡一代皆有一代之大經。堯舜授禪。禹治水。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蔡。孔子作春秋。子思述大學中庸。孟子距楊墨。韓昌黎程明道闢佛老。其經綸一也。大經解○未發之中不可求。必也格物乎。

曰知本曰知止曰明善曰致曲旨同而名異至於反身而誠然後立天下之大本（大本解）○不覩不聞即人所不見獨也戒愼恐懼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愼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不愼獨也無聲無臭皆獨之善或以爲贅道誤矣（獨解）○於乎不顯不顯惟德詩人贅文王至德也始乎愼獨終乎愼獨學者當儀型文王也儒者既於不顯爲兩解無怪乎以愼獨爲漏言（不顯解）○天與鬼神形而下者也故言天曰無聲無臭言鬼神曰不見不聞道形而上者也自無聲臭自莫見聞豈待贅乎必以無聲臭不見聞贅道謂聲臭見聞非道可乎爲此解者欲附於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之旨不知反爲所笑（天鬼神解）○物有本末身其本也家國天下皆末也未有本亂而末治者物格者知修身爲本而已非修身也知修身爲本是謂知本是謂知止是謂知所先後是謂

物格知至故務其本則意誠不然皆僞也守其本則心正不然悉邪也意誠心正即可以語修身乎未也心雖已正而身未易修故無私而不當理者有之克己而不復禮者有之知及仁守莊以涖而動不以禮者有之定靜且安不慮則不得者有之故格物者近道而已即慮且得猶難至善故曰好學力行知恥則知所以修身又曰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蓋至於禮然後修身之能事畢矣雖然齊家治國平天下豈都無事莫知其子之惡是縱子莫知其苗之碩是貪財縱子而能齊家者未有以暴帥人而興仁讓於國者未有嫉彥聖舉不肖蓄聚斂好惡拂人性而能平天下者故節節有次第節節有工夫然皆必自修身始欲修其身者必自格物始物格而身不修者有矣未有不格物而能修身者也格物者知本也修身者立本

也。知本智也。立本仁也。仁智合者勇也。此合物與修身。始終之脩。理也。然則格物如何。在家而家。在國而國。在天下而天下。無巨細。無精麁。將有行。將有爲。凡有行。凡有爲。或行而不得。或行而不通。一一反已省已。責已舍已。不敢一毫求人責人。然後可以求人責人。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又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已而已矣。是謂格物。能知此義。然後宇宙在手。萬化生身。格物已解　修○夫子述而不作。弟子不敢著書。夫子沒。七十子喪。去聖日遠。漸生隱怪。子思子憂其失傳。始作大學中庸。至孟軻氏而異端大起。爭喙者多。始作孟子。二子皆不得已而著書。吾道既明。無書可著。孟子解　○孟子一書首尾照應。後先互發。凡有注解添足畫蛇。同上○孟子闢楊墨。一言而有餘。闢告子。屢言而不足。告子之害甚於楊墨。至後代始大。

告子解　○孟子論三王五伯。諸侯大夫。則五霸爲二等。論堯舜湯武五伯。則五伯爲三等。性之上。反次之。假又次之。假或成眞。惡知非有。舉戰國諸侯而無之。是孟子之所思也。五伯解　下同○夫子論小人中庸。擬於時中君子也。孟子論五伯假之。擬於性之反之之聖人也。果如註解。是儗人不於其倫矣。○伯者慕道而讓道於道無損。異端賊道而當道。誣民已甚。故鄉愿楊墨告子聖賢皆闢之不遺餘力。獨於五伯。雖小之不勝其大之。雖斥之不勝其與之。斥以正志。與以明伐。吾儒之道得王而大。得伯而貴。○博學詳說與博文同。將以說約。與約禮異。說約者要約之約。求會通也。約禮者約束之謂。能不畔而已。博學詳說。則禮在其中。約禮與人規矩。說約在人解悟。說約　說○好樂與百姓同。好貨好色與百姓同。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皆

不忍人之政也。或謂孟子姑以引君。乃自卑以求行其言乎。外欲無理。外情無性。性理不明。往往如此。（好貨好色解）○仁。人心也。本心也。不可放也。始焉不受嗟蹴之食。此之謂本心。繼焉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此之謂失其本心。失其本心者。放心也。由不爲而達之於其所爲。此之謂由乎義路。由乎義路者。求放心也。心學之說。謂之求心。則可。謂之求放心。則不可。李延平曰。仁。人心也。孟子不是以心名仁。羅文莊曰。延平之見卓矣。二子可謂有功於孟子。（求放心解）○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既飽以德。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文繡也。立大也。陸氏以立大爲立心。其流之禍。於今爲烈。彼不仁不義。假仁假義。小仁小義。孰非立心。皆可以爲大乎否。（立大）○大行不加。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者也。窮居不損。顏子簞瓢不改其樂者也。程子曰。泰山高矣。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堯舜事業。只是一點浮雲過目。非程子不能及此。近代陳氏。始發其義。楊朱二解。胥失之矣。（大行不加解）○由仁義行。仁者安仁。堯舜性之也。居仁由義。知者利仁。湯武反之也。性之者不可見。得見反之者可矣。獨復者不可見。得見頻復者可矣。孟子曰。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能至者也。善夫楊雄氏之記之也。（性反解）○太上忘實。其次篤實。晦名。其次力實。生名。生名者賢。晦名者聖。忘名者天。喪齊讓國。國與名而俱存。燕噲讓國。國與名而俱喪。燕噲非好名者也。若出於好名。必擇其可讓者讓之。不至有子之亂。固亦名教之所與矣。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貴名也。（好名解）○以性之欲爲性。不知天命之性。是世俗之所謂性也。以氣質已定之命爲命。不知受中以生之命。是世俗所謂命也。在世俗則可。在君子則不可。君子

者反本窮原盡性至命者也故言性曰善言命曰天去此取彼
不謂性命解○惟天生民有欲欲不必無亦不能無爲無欲之說者
惑也聖人中焉賢者寡焉寡者擇其中之謂也至於中則一欲
不棄一欲不留欲我當欲與人同欲是謂中和位育之道寡欲解
○經者學之具也學以明道而易具矣學以理性情化天下而
詩具矣學以爲帝者師爲王者佐而書具矣學以修身齊家措
之天下而禮具矣學以驗天應人明微維分而春秋具矣其理
相通其義各別樂無經非失也有詩在也樂章存而器數猶可
考也經解下經解並同○經聖經也惟聖解聖維經解經義之畫爻之象
周公爻辭孔子十翼是也惟賢知聖惟賢知經子思之大學中
庸孟子之七篇程伯淳之語錄凡所引是也解字者得少而失
亦少解意者得不償失今之章句大全是也擬經者勞且僭而
無益於發明太元元經是也誣經者淫妖怪誕侮聖逆天已易
傳習錄是也○解經以傳不如解經以經合而解則明拆而解
則晦故經有一事而前後互發者有一義而彼此互見者盡去
其傳注而身體之口擬之不得則姑置之而從他處求之諷詠
千遍恍然觸類矣○無聖人之志不可解經讀世俗之書不可
解經韓子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可
爲讀經之法兩漢近三代若董仲舒楊雄劉向鄭元徐幹皆其
傑然者其緒論往往可采也○夫子有言行在孝經非世所傳
孝經也考儀禮凡禮有經有記有傳有義今拔小戴內則前一
段當爲孝經曲禮祭儀當爲記大戴本孝以下四篇與世所傳
唐明皇御製序者當爲傳義合之而後孝經可考孝經解下同○內
則自后王命冢宰至賜而後與之文字宏密精深與十翼相類

既自別於儀禮、又自別於六經、所以爲夫子之孝經。○六經維易無恙、漢唐千家傳註、多有可攷、不得其解、當一以經文爲據、（易解下同）○解經之法、以經不以傳、宜合不宜拆、凡經皆然、而易尤甚。今之讀易者未解繫辭、先解爻象、未辨枝葉、先認根苗、是孔子誣周文、而周文又誣伏羲氏也、此拆之尤舛、而自以其傳代經也。○易之象辭象傳、爻辭爻傳、不妨合爲一卦、惟大象當自爲一傳、文言又當自爲一傳、大象者、學易用易也、文言豈惟乾坤二卦有之、上經八卦九爻、下經八卦九爻、散在繫辭者皆是也、合之共爲一傳、不特文言爲全書、而上下繫亦自明然。○易有文錯者、如雲行雨施當在時乘六龍之下、是也、有文不錯而句讀錯者、如後得主爲主利、是也、有字不錯而反以爲錯者、蓋言順也、當作慎是也。○天地日月、寒暑晝夜、水火男女、乾坤之可見者也、極而推之、凡超形氣者皆乾、凡涉形氣者皆坤、凡善皆乾、凡不善皆坤、凡中皆乾、凡過不及皆坤、乾之亢與无首處、即坤之順且正處、即乾、易逆坤順、乾之書是故逆數、（乾坤解）○易有用之用、有不用之用、乾元用九、與河圖虛中大衍除一意同、蓋一三五七九皆乾、二四六八十皆坤、乾不用一用九、用九所以見一也、一者天則也、五以上始數皆乾、六以下終數皆坤、天一始水、地六終之、地二始火、天七終之、天三始木、地八終之、地四始金、天九終之、地五始土、天十終之、坤用六以大終也、大者乾也、乾之用處即坤、坤之不用處即乾、用九以奇偶數分乾坤、用六以始終數分乾坤、故謂之易。（九六解）○初即下、不曰下而曰初、舉初以見終也、上即終、不曰終而曰上、舉上以見下也、初以明本末、上以別尊卑、亦六九之義。（初上解）○乾元資始、始我者

生我者也坤元資生生我者殺我者也貪生爲凡民甚則夷狄禽獸知始者爲君子合德則聖且神始生解○帝王之治本於道是也而道何本哉曰本於身可也曰本於中亦可也而解者曰心謂桀紂非心可乎帝王之道在執中而身之中以立本而身以表則故曰允執其中曰愼厥身修瓦見也以心爲中心難中也以心爲身民何則矣開卷之錯不可不愼書解下金同○堯舜皆聖也堯會生智之全舜開學知之始故論道則稱堯舜論學則斷自舜而不及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後有作者文王似堯孔子似舜顏曾思孟皆舜之徒也○詩始二南樂淑女而歸百兩坤道也終雅頌純不顯而蘞聖敬乾道也詩解下金同○關雎秉彝好德休休一个臣也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德在此福亦在此所以爲后妃之德所以爲南風之始所以爲中聲之寄君子得之解慍小人得之阜財人而不爲二南故猶面墻○幽風幽雅幽頌是周家一代元氣宇宙間萬古元氣貴者王忽者亡惟影響○詩贊文王不顯與天載同贊其德也史稱西伯陰行善天下諸侯來朝稱其時也具於穆不已之德又當儉德避難之時所以愈不顯又所以愈丕顯與大舜元德同○古之學者學禮而已矣三千三百無一非仁故典曰天秩禮曰天秩動作威儀之則曰天地之中禮解下金同○惔慄威儀爲飛魚躍○儀禮中有記有傳有義大小戴記中有經次其序比其數禮之大略可以概睹詳具禮編○春秋尊夏尊王尊天尊道扶天綱立地紀所以託天子之權行天子之事春秋解下金同○春秋責已謹嚴待人平恕○左傳中載糞缺劉子二段是三代以前聖人相傳格言失其

姓氏。如曲禮序首引毋不敬數語。非皐陶伊周之徒不能道也。

○養心莫善於誠。書之作德曰休也。聖人教人。性非所先。魯論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儒者非之。正坐此誤。諸子解下倣同○表章大學。自韓退之始。表章中庸。自徐偉長始。合大學中庸為子思經緯之書。自賈逵始。○闢佛老尊孟氏。千百年惟一韓子。其功在吾道為漢唐儒者一人。○鄭康成朱元晦皆聖門游夏之列。而特起百代之後。事難而功多。鄭師馬青出於藍。朱去程門未遠。源流各別。○孟子之後一人。非正叔不能言此。然正叔所造竟讓其兄。夫然後見獨智之難也。張子厚醇正不減正叔。而才次之。然均之可以弗畔周邵。則自為一家。過則陸。甚則楊。吾不欲論之矣。朱子能解正叔而間雜乎周邵。其去明道則已遠。不可不辨。○楊子雲美新論。劉靜修渡江賦為千古不白之疑。或曰過言。或曰偽作。或曰以秦美新而甚之。蟾渡江時不能違也。要之違心焉耳矣。詳其語氣大段二子故難語偽。雖然凡售偽未有不假真者。偽乎偽乎。吾以二子之生平信之也。國朝正儒莫如薛文清。高儒莫如陳白沙。功儒莫如羅文莊。使三子者不生考亭之後。得遊明道之門。俱未可量。

論學書

伏讀抄中解格物有曰。通天地萬物而我為主。推此義也。可以知本。可以格物矣。贈友人曰。自求見本體之說。與而愚信篤敬之功緩。遂令正學名實混淆。而弄精魂者藉為口實。又曰。今人好高只不安分。為斯言也。雖賢聖復起。不可易矣。乃其要歸在明心體。其語心體曰。此心自善。安得有欲。而於程子善惡皆天理。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二言。反疑其偽。此混心與性而一之。

蓋近代好高者之言而尊信心學之過也竊嘗讀大易至咸艮二卦而見聖人諱言心讀魯論至子貢贊夫子而見聖人罕言性命惟書有之人心惟危言心也既曰危安得盡善道心惟微言性也既曰微安得無惡故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危之至也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近且幾希則微之至性猶未易言善況心乎然此心性之說也而未及道也心性不可言道可言乎道與心性至孟子言始詳爲告子也今之天下不獨一告子矣惜乎世無孟子也然不可不爲足下一言之蓋聞之言學者惟道道陰陽而已矣言道者惟天天道陰陽而已矣陽主生陽多善陰多惡天且不違人猶有憾孰謂善惡非天理乎陽必一陰必二則純二則雜氣氤蕩焉人物生焉孰謂惡不可謂性乎然則易言繼善孟子言性善者何也其本然也有始而後有生有一而後有二此書所謂維皇降衷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者也既始矣焉得不生有一矣焉能無二此書所謂纔說性便已不是性者也然則學何爲爲善也陽統陰陰助陽則內陽而外陰也故中故善陰敵陽陽陷陰則內陰而外陽也故偏故惡此書所貴精一執中程子譬之水有清濁而人當澄治者也然則惡在其能善也天地間一切覆載而必有以處之以人治人以華治夷以賢治不肖以大賢治小賢天於是為至教君子一身萬物咸備而必有以處之以己及人以親及疎以貴及賤以多及寡以先知覺後知以大知覺小知以有知覺無知人於是為法天此書所謂天生聰明時乂程子所謂天理中物有美惡但當察之不可流於一物者也是故惡亦性也

是有生之性是才說性之性性之所必有也雖物而無異性必善也是天命之性是不容說之性性之所自來也雖人而難知故孟子曰聲色臭味安佚性也惡可謂無惡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烏得不性善也性所同也君子所獨也學爲君子謀不爲衆人謀衆人待君子而盡性者也君子者天生之以盡人物之性參天地而立三才者也如何而可不知所自也是以不謂性也是以道性善也言性之精莫如孟子繼孟子者程子也呼亦微矣微故難言雖然性猶形而上者雖善猶微心則形而下矣形而下者敢概之以善乎性具於心而心不皆盡性性達諸天而人不能全天天人合心性一必也大聖人乎故曰堯舜性之也其次致曲必反而復故曰湯武反之也復必自身始故又曰湯武身之也又曰永遠之復以修身也性之者不可得矣得見復焉者可矣復焉者不可得矣得見頻復者可矣位祿壽昌孰不榮羨食色利名孰非矜尸斷之不能中焉不易適而好忘動而多悔倏忽晦明毫毛人鬼夫是之謂心明是之謂明其心體（答孟吏部叔龍書）○元舊有心身性命解大約謂性一天也無不善心則有善不善至於身則去禽獸無幾矣故自性而心而身所以賢聖自身而心而性所以凡愚是故上智順性其次反身故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身之者反之也故又曰湯武反之也反身而誠所以復性夫學爲中人而設非爲上智而設也學修身而已矣然則心居性與身之間顧不可學歟曰性可順心不可順以其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通乎性也性乾而身坤性陽而身陰性形上而身形下獨心居其間好則乾陽怒則坤陰忽然而見形上忽然而墮形下順之不可反

之不可。如之何可學也。危哉心乎。判吉凶。別人鬼。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學。是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卽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求於心則是。我之所病乎心學者。爲其求心也。知求心與求於心與求放心之辨。則知心學矣。夫心學者。以心爲學也。彼其言曰。學也者。所以學此心也。求也者。所以求此心也。心果待求。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無乃爲心障歟。彼其原始於陸氏。悞解仁人心也一語。而陸氏之誤。則從釋氏本心之誤也。足下謂新學誤在知行合一諸解。非也。諸解之誤。皆緣心學之誤。會其全書。則自見耳。然則大學言正心。孟子言存心。何也。曰。此向所謂求放心也。正心在誠意。存心在養性。此向所謂求於心也。心之正不正。存不存。從何用力。修之身。行之事。然後爲實踐處。而可以竭吾才者也。嗚呼。此子思格物。必以修身爲本。孟子立命。歸於修身以俟程子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意同。寥寥千載。得聖人之傳者。三子也。（答顧叔時季時昆仲）○叔時來教曰。墨氏談仁而害仁。仁無罪也。楊氏談義而害義。義無罪也。新學談心而害心。心無罪也。此說似明。不知誤正在此也。仁義與陰陽合德。離之則兩傷。然非仁義之罪也。至於心焉得無罪。人心惟危。莫知其鄉。此是舜孔名心斷案。足下殆未之思耳。（附）○程子表章大學。有功聖門。固矣。然格物解誤。則是書雖存。反增一障。可省也。亦可無也。程子雖以窮理爲解。而其心不安。是以其說屢變。而往往有得之言外。故雖可以觀其至。而大義隱矣。自我明高皇帝諭侍臣謂大學要在修身。而古本以修身釋格致。然後直接數千載不

傳之緒自是儒臣如蔡虛齋林次崖蔣道林羅文恭主布衣及先師呂先生往往能通其義然徒曰解之云爾其學教人之旨不存焉就中破的者無如布衣然不免爲新學所陷觀其以心齋自號自命又烏在其以修身爲本也總之張子厚所謂釋氏以心法起滅天地不免疑水者無惟其相率而陷於新學也近讀孫淮海講章亦既明乎其解視諸家較備矣乃其緊要歸明心體是本其所本而非大學之本也是解一人而學又一人也嗟夫新學橫正傳息不省之身又岌岌乎不敢當也當此之時乃有先生者不由師授不由注解默契遺旨先得所同既揭止修又標性善其於學問源流昭昭乎黑白分而新學不能混矣而元猶以爲先生設科太廣門徒太盛自反自修之實尚寡立人達人之意過多未免以憧憧感人猶難語知止而定也易以

咸言感貴其無心以艮言止惟止諸身知止在身則身以內身以外皆無汲汲焉可也彼謂明明德在親民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既以末而爲本謂成已成物並切者方芸已田遽芸人田又未免於本末雜施均之不知本焉耳矣世未有不知本而能誠其意者也天之未喪斯文也既賦先生以明學之獨智而今又置之於子子獨處之居納之於天壽不貳之地刑其華剝其銳使之反初觀復深根固本始夫子所謂尺蠖屈龍蛇蟄藏身安身將駸駸於德盛化神歟不然何其遇之窮至此也答李中丞見羅書○大致謂格致誠正總是修身工夫有一無二是也但先生之意猶指格物謂凡物之物而歸意則指爲身與家國天下之物也雖凡物之物不出身與家國天下之外而大學所指則專以身對家國天下分本末而凡物不暇言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其

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格此之謂格物知此之謂知止先生所謂萬物皆備一物當幾者是已所謂知修身爲本卽知本卽知止卽所先後是已而止修揭之說猶二也格致義中所謂物者又不曾其念遠也蓋知知本之卽知止而不知知本知止之卽物格知至也羅布衣反已之說大與鄙見合而於先生有功獨其指物亦爲舊說所纏不知本文明甚先生姑就其是者推之可得也嗟夫反已至矣盡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必如大舜號泣旻天負罪引慝而後可言夫反已者天必祐之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又答〇維卿之且別也囑曰共致一束足下其自名以友弟稱無不可曰我與若皆長也亦有說乎曰有長幼有序列在大倫今世不論少長稱人者槩兄自稱者槩弟此在泛交則可在吾黨則不可尋常口號或無妨隨俗載之書禮則非所爲訓也故鄉會友此風猶在惟少者得以自卑而長者不得也惟長者曰兄曰某字或曰某字兄卽長至二十以上亦止於稱某字先生不及少也至於長者稱少曰某字曰足下或曰賢弟其自署以名或曰僕而已矣其往來柬上則無少長皆得稱友生維卿曰子言是也（與顧叔時季時）〇吾輩在家在鄉在國無往無分分之難盡久矣不求盡我分內而反求多於分外此會講之風所以盛於今日也夫分內之與分外誠僞判然矣舉世去此就彼者何不知本也未有不知本而能誠者未有不誠而能動者然則會講何益於人徒賊誠損已耳（答原易）〇禮有以多爲貴者視聖尊賢敬老恤孤之類是也禮有以少爲貴者津要逢迎酒席濫觴貨賂公行之類是也禮有舉之莫敢廢者或因土俗所宜如入鄉問俗是也禮有不近人情而實爲禮之至者

如舉國之人皆若狂而夫子以爲一日之澤是也凡此處皆有天則不容以意而輕重上下之故凡爲上官者御其所屬有必跪有必揖有必拜有必酳茶有必酳飯皆禮所生也在賢者固當破格優之即庸衆者亦不宜有意裁之天下賢者少庸衆者多若待賢者出於例之外待庸衆者不及於例之內不惟庸衆者恚怒愧阻而賢者亦且懼不敢當恐養畜人材之方不如此矣故爲國者必以禮學道者必愛人未有不愛人而能化人者未有不以禮而能愛人者書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少有忿疾求備之心則愛人之心充拓不去矣夫忿世之與憂世忿不能之與矜不能其用心廣狹規模大小何如也願兄之念之也與維卿書○先是拜湖北名賢傳之賜時知門下獨勢蔣先生道林也蔣先生與先師呂巾石先生并爲湛門高第又曾於羅文恭集即得見所解格物說而喜之及讀門下所爲傳文其行誼純明如此則蔣先生在楚中學者當爲國朝一人又以見湛門諸君子雖其風動不及姚江而篤行過之是亦可以觀二先生然元之置不復論者久矣夫學誠而已矣其分數不同而明亦因之孟氏而後明道誠且明矣伊川橫渠次之朱子又次之江門別傳蓋出濂溪堯夫之派然無愧於誠者也與其明不足也寧誠則薛文清胡敬齋羅文莊其修朱子之業而有功近代者乎自新學興而學始難言此元之所以有戒也答郭夢菊大泰書○

物有本末而身其本也致知而不以修身爲本此致知所以遺格物其去大學遠矣身在是而位亦在是凡思而出位者不素位而願外不正己而求人皆邪思也其以求止遠矣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又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皆思不出

位之說皆止之說也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未易言也能慮能得氣象故緩理會且自顧知止入定何如耳由反已而修身由修己而忘已則庶幾哉（答錢侍御）○足下志遠而興高識端而守介然默守此充其未至何患不及前賢而猶皇皇於會講一節何異乎日中而避暑也子曰為仁由己孟子曰仁者如射李先生常憂學不傳元但憂無可傳者耳（與徐客部懋和）○往元初至吉州時曾見盧陵鄉先生張公諱子宏者論吉州人物謂聞之故老叟兒童公論似求於貧中若三羅者皆及第也而能貧此言庶幾近之後因登匡山有詩云王匡既仙去遺跡山之阿豈無一代雄千秋名如何貧人貧不死富者空金多吉州今代盛人物在三羅鄙意謂禮失而求諸野張先生之言或有據也乃彼時諸公見此詩多不滿姑以俟百世可也足下謂必於學中尋人殆未可草草吾道自有正氣世間自有真人足下平心而徐察之自見不當以區區一偏之言為左券也足下喜釋釋自不妨儒各自成家正不必混而相借耳白沙有言儒與釋不同其無累一也足下蓋有志於是矣而必尋人於講學不但無益於儒恐并其釋意而失之況此邦九邑講學大半就其講者士風如足下所云亦可槩覩復可使之轉令盛乎必以講學尋人與必以不講學尋人均之有意雖然世必有不講而學不言而信者雖未之見不敢誣天下盡無人也（答汪吉州）○大抵一體與過化實未易言近世儒者動稱一體而侈慕過化此不可以欺人止欺己耳楊子雲有言君子愚人況已乎小人欺己況人乎為今之學未有不欺己者其原生於以本體求道而陋聞見拙踐修耳李卓吾道人名震湖澤之上頗聞其旨主不欺志在救時

可爲獨造獨其人似過於方外寡淵默之思露剛狹之象未言化俗先礙係身門下當善成之幸勿益其僻也夫儒與釋不同而吾儒之中庸與釋家之平等一也不審道人亦有味其言否耶道人因焦太史與門下之雅謬意不肖乃不肖亦何敢無以報道人惟轉致爲幸蓋因道人既以自省又恐其反與於今世談學之弊之甚則關係不細耳答劉方伯○邇來士大夫工於速化之術一以彌縫世情諂上諛下爲逼才爲遠器無論道理何如即本來稟受偏氣亦消磨殆盡猶然世共賢之而彼亦若自以爲得計者士風至此可爲太息夫理天而氣人然氣亦所以輔理自大賢以下氣不能無偏氣存而理猶有存者故理失而求之氣可也并其氣而喪之且侈然附於非禮之禮如世道何答余

瑞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楊時喬字宜遷號止菴廣信上饒人生時父夢至一夾室有像設揖之像設舉手答曰當以某月日降於公家如期而先生生他日過學宮見夾室一像甚類夢中則易主所遷之故像也登嘉靖乙丑進士第歷禮部主事員外尚寶司丞南尚寶司卿應天府丞右通政太僕寺卿通政使萬歷癸卯陞吏部右侍郎尋轉左署部事乙巳大計京朝官先生清執不殉奸相給事錢夢皐御史張似渠皆四明注意之私人察疏上四明以兩人之故并同察者特旨俱留用且切責部院先生累疏求去己酉二月辛官贈尚書謚端潔先生學於呂巾石其大旨以天理爲天下所公共虛靈知覺是一已所獨得故必推極其虛靈覺識之知以貫徹無間於天下公共之物斯爲儒者之學若

單守其虛靈知覺而不窮夫天下公共之理，則入於佛氏窠臼矣。其與羅整菴之言心性無以異也。夫天之生人，除虛靈知覺之外，更無別物。虛靈知覺之自然恰好處，便是天理。以其己所自有，無待假借，謂之獨得可也。以其人所同具，更無差別，謂之公共可也。乃一以爲公共，一以爲獨得，析之爲二，以待其拈合，恐終不能拈合也。自其心之主宰則爲理，一大德敦化也。自其主宰流行於事物之間，則爲分殊小德川流也。今以理在天地萬物者，謂之理一，將自心之主宰，以其不離形氣，謂之分殊，無乃反言之乎。佛氏唯視理在天地萬物故一切置之度外，早知吾心即理，則自不至爲無星之秤無界之尺矣。先生欲辨儒釋而視理與佛氏同，徒以聞見訓詁與之爭勝，豈可得乎。陽明於虛靈知覺中辨出天理，此正儒釋界限，而以禪宗歸之，不幾爲佛氏所笑乎。陽明固未嘗不窮理，第其窮在源頭，不向支流摸索耳。至於斂目反觀，血氣凝聚，此是先生以意測之，於陽明無與也。

聖門以盡性爲教而辨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不移之異其能盡
者良受天地之中以生繼善成性理之一也其不能移者智愚
上下之間氣質稟賦不齊形生知發善惡萬類分之殊也是故
善反其殊以復乎初繫於習馴而習之則變變而不已則化氣
質變化乃人欲消息久之無欲而一斯靜虛動直而天命之性
全盡乃今之爲道者祖眞覺是性見解爲病禪詮日析自謂至
精至妙藉言致知而文以窮理窮此盡性盡此至命至此儻佪
之說高標之爲聖學的傳而冒當乎精一一貫聞者喜其簡徑
競相崇尚附和遂置氣質於不復論況能進而求所由變化之
功哉諦其行卒任氣質而墮於智慧自便私意自執猶亢然直
命曰道呂巾石類稿序○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格物致知誠

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繹言之物即中庸為物不貳體物不遺之物天下公共之理人所同有者格者貫徹至極無間之謂惟其為公共同有故格之即格知為人虛靈覺識之知一已所獨得人人所同然者致者推究至極不遺之謂惟其一已獨得故致之即至故曰致知在格物在者明知物之一致格之功相貫亦一也惟其能推極其虛靈覺識之知至於貫徹無間於天下公共之物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而后者明心物之一格至之驗相因亦一也惟其知至乃知起於意而后誠意發於心而后正心主乎身而后修則在已者身處乎家者而后齊家近乎國者而后治國盡乎天下者而后平則在人者此為舉綱率目由已及人操約該博謂之一貫如物未格知未至乃其資性明敏踐履篤實凡日用所由應在乎物之中未必知能及亦可謂與知自此以其所知意亦誠心亦正身亦修家亦齊國亦治天下亦平究竟其極如孟子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特不若時中之大成故曰道體則一人體道則二及其歸則一也近有絕不聞道祇得禪宗指人心血氣虛處為善靈處為知識合名善知識以善易良知識易知合名以孟子良知即不以虛靈中識覺推極貫徹乎物祇斂目反觀血氣凝聚靈處生照即識覺即見地即徹悟即知至虛中一無所有靈中知識一無所用凡生知學知默識聞知見知一無所為又見格物二語為大學首言不可置乃以格去物欲即物格全此虛靈即知至凡中庸為物不貳生物不測體物不遺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皆不相蒙悉以外物名之不俟工夫階級謂萬物盡屏心知炯然既得一萬事畢意自誠心自正身自修家自齊國自治天下自平

揆其實乃率意即誠任心即正從身即修家國天下由我操縱即齊治平即不齊治平亦不必問於虛靈中爲物欲潛滋暗長慆肆妄行皆直任爲道不必潛修禁止一禁止即過抑過抑即外求以此立門戶聚朋徒標之不過二語曰心知即道曰講即學止矣（大學定本古本石經三序）○易言窮理分析乎理之謂大學致心之知者在格萬物萬理本於一物一理者意相同故舉以爲釋未嘗謂隨萬物而一一窮之今觀傳注未有此語新學惟取人心血氣中虛靈知覺者爲立大體認天理點者又取善知識之說合取大學致知孟子良知二語爲言其功即反目攝神至心即知至亦即物格不見別言致言格乃以大學言格物不可背不得已或指爲格欲爲正事爲至物格知物有本末之物或以明知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或以格不生不滅之物

又以先王禮樂名物典章法度爲非作聖之功增雜霸蕩籠訓詁記誦聞見皆致格中事一切指以爲名爲博爲修靡而支致之支吾籠罩轉換籠侗難以測識自來不師先王非孔子一見於秦再見於今（大學曰四體○文集註序）○道原於天命之謂性性則與形俱形形而有上下形者氣質之謂上者道之謂一理是也以其不可見故謂之上惟上故難知下者器之謂日用萬殊是也即一理之所散者也以其可見故謂之下惟下故易由合上下言皆心之德故曰道亦器器亦道是故生知者氣質清粹天性湛然默識此道謂之上智中人以上氣質美者於性明可以語上以上使之即知之中人以下氣質次者於性蔽不可以語上以下使之即由之以上下言知者道由者器以道亦器器亦道言則知者固道由者亦道如由之中有學有困而學則蔽徹明開

幾駭語上。是卽下學而上達者。惟終身由不學故不知。民斯下之。下之將所由者。盡悖而去焉。民斯愚之。故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至下愚而其初命於天者則在。所謂不以聖豐。不以愚嗇者。故曰性相近。習相遠。斯爲孔門立教之法。周衰世教微。儒行壞。迨漢武表章六經。儒行以顯。唐宋間嘗有嗣興。顧崇信不純。權術虛無雜用。而虛無特著。凡事佛老者爲虛無。事孔子者爲儒。若鼎立者。然未始混淆強同。亦首孔子。次佛老。未始凌駕獨宗。師孔子者。自稱吾元吾釋。未始援假遮飾爲名。斯皆昭然易見者。數十年來忽有爲心學者。於佛氏嘗卽心而見其血氣凝定。虛靈生慧。洞徹無際者。名之曰善知識。自稱上乘。遂據之爲孔門所語上。而蔑視下學之教爲外求。又得孟子良知兩字偶同。遂立爲語柄。以論學。終日言之。不外乎人各有知。知本自良數言。又以心卽理而不交於事物。專在於腔子之內。一斂耳目。聚精神於此。卽謂之致。一涉於理。交於事物。謂屬於見聞。而非本來之良。卽謂之不知致知者。今以佛氏之說。混淆強同。又凌駕獨高。援假遮飾以爲名。其實非孔門所謂知。非孔門所謂知。則自謂有知。而實不可語知也。乃其立教。亦欲人自謂有知。不必窮經讀書問學。假聞見以遮迷其良。則是舉世皆上達而無下學。民皆可使知而無復有使由者。是爲陽宗孔子。實與之悖。而陰用佛老。襲以權術。實與之一矣。且孔門未嘗以知爲道。以知爲道。惟佛氏。觀孔子曰知之。曰知道知德。知止知天。孟子曰知愛知敬。凡言知。卽指心。凡言道言德言止言天言愛敬。卽指理。是故知者知此道。道卽理。孟子曰覺後儒曰悟。亦覺悟此道。析言之。知卽大學之謂致知。覺悟者豁然貫

通卽大學之謂物格合言之知覺悟乃明此道而相因之名其實一也故曰孔門未嘗以知爲道乃佛氏卽心而見其血氣凝定虛靈生慧洞徹無際者析言之虛靈之謂知生慧之謂覺洞徹無際之謂悟合言之知覺悟者乃斂耳目聚精神間所見腔子內一段瑩然光景之名其實亦一也觀其以是卽理而不交於事物故曰以知爲道惟佛氏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窺亦曰今之學者未嘗知道以其外之況孟子言良者自然之謂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然知愛敬仁義之道也佛氏言善者神通自在不可思議無上至妙之謂也今不以良爲自然而以爲神通又獨挈良知遺良能則外行夫知既與孔孟言良者異又外行則行亦異知行兪異是別爲一端則又不可以別爲一端自居而曰知行合一凡物惟二乃合今以本一者而曰合是欲一之而反二之也又諱言佛嘗闢乎佛闢之惟以其外人倫不耕食自私自利爲言此在釋氏誠爲外跡與其在人倫者小異而其所論道者大同今獨據其大同而獨闢其小異安可因其小而信其大哉卽佛者聞之亦惟以其呵祖罵佛故智反不之校耳顧此猶前時爲然今則不惟不諱不闢且宣以佛氏之說爲孔子之說又以佛在孔子之上倡言自恣棄行不顧其人在孔門必揮而斥之乃其傳聞者不察其眞遂以爲眞聖學說者列而進之與先儒兪令天下後世謂當世理學其人若此波可懼也孔子像碑○心性者佛老皆言之先生首以思孟宋儒周程張邵所闡明詳發之其大旨以虛靈知覺之謂心者主於形而囿於形我所有也天命之性者太極一本萬物一原敬軒薛子謂天下公共之理汪子謂天也理也天下之公共者是也氣質

之性者二氣五行剛柔萬殊汪子謂牿於形體乃有我之私者是也性具於心心生乎形形之謂氣質而亦謂之性者謂其有則俱有非二言之惟變化其有我之私至公而無我天性復初氣質不累乃性曰天性而不復以氣質兪言也此謂之儒宗佛自達摩單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卽禪宗似儒非儒故闡之曰佛家從頭都不識則不識性所從出之天卽謂之命曰只認知覺便做性則不識心所具之理卽謂之性佛氏以心無理又無蔽不得不以理爲障障一去而方寸中空空蕩蕩若無星之秤無界之尺事至不能揆不得不以事爲障以理爲障故不言窮理以事爲障故不言敬事而惟此虛靈知覺在腔子內者炯然灑然無念無著其工夫則止觀空悟爲一一悟便是卽爲了當自此隨意見所起不分眞妄皆本來面目執爲欄柄直竪而往操縱作用無不自由上天下地惟我獨貴矣先生以孔門下學而上達爲教人成法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申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自此辨明教立學者所得明也近歲有嘗讀其書既因養生弄禪悅見此心知覺之妙遂自稱悟揭之爲良曰道在此不在行六經不在載籍妙道自已而發先聖先儒弟及傳註皆差因取精一博約一貫忠恕格致克復中和盡心知性知天諸訓一認爲已所有欲以易天下見其惟傳註是從不誦之則已說不伸乃詆所聞教法爲末務主敬爲綴格物窮理爲支離爲義外爲俗學鄙傳註爲訓詁章句非讀書爲遠人爲道於是併經書原文各據胸臆立解不宗本旨其漸不至於背經棄傳絕筏聖言不止薛子曰程朱大有功於萬世又曰後人於朱子之書

不能遍觀盡識或輒逞已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寓以新名衒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朱晦翁碑○來教以天命之性爲虛靈不昧譬則日月之貞明氣質因依假借迷復不常譬則浮雲之聚散雲聚而日月昏雲散而日月炳於日月貞明之體未始有所損益者竊以天氣地質具而後生人固聖愚賢不肖所同稟特其中有清濁淳漓之異耳所貴學者澄濁求清去漓還淳乃所謂變化之功爾孟子形色天性惟聖人踐形厥旨深矣苟以氣質爲浮雲則是謂其祇有濁漓而不謂其有清淳然則生知安行之聖學知利行之賢其有外於天地氣質而生而人性上有二物矣抑別有一種氣質而非吾之所謂氣質者又不然是天命自天命氣質自氣質而道之形上形下截然可分爲二至於指天命之性爲性靈不昧此近世諸儒同以爲

然似同於佛氏昭昭靈靈見上乘之說與聖門所指性與天道中庸以來性命皆殊塗異轍非愚生所知與呂巾石○今學者只以講便爲學以學便爲道以道便爲心故曰心學今言格物者以心即知以知即物一斂視却聽便爲心正心正便爲知致知致便爲物格物格便爲道爲學其詞儱侗不分空寂難辨遂使聖門曰心曰道曰學曰正心致知格物揑爲一團其流之弊令人空寂枯槁祇成一個頑然之物謹覩來諭謂統會斯道者心以心體道斯善學矣又謂知非空知必有一事事即是物知中有物物見於知雖有知物二字之名實爲一齊俱到之妙可謂辨析至精與舒
羅峯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王道字純甫號順渠山東之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山東盜起欲奉祖母避地江南疏改應天教授名爲吏部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大學士方獻夫薦其學行淳正可任宮僚擢春坊左諭德引疾辭歸嘉靖十二年起南京祭酒明年回籍二十五年起南太常寺卿尋陞南戶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事又改吏部而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定先生所論理氣心性無不諦當又論人物之別皆不錮於先儒之成說其識見之高明可知但以孟子執情爲性不足以服諸子孟子指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卽性也舍情何從見性情與性不可離猶理氣之合一也情者一氣之流行也流行而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善無殘忍刻薄之夾帶是性也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先生言

情之善原從性之善而來。但情之善可遷。而性之善不可遷。不知情之遷遷於外物耳。當其無物之時而發之。何嘗不仍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乎。其不遷也明矣。今必欲於四端之前求其不可知不容說者以為性。無乃復錮於成說乎。先生初學於陽明。陽明以心學語之故先生從事心體。遠有端緒。其後因衆說之淆亂。遂疑而不信。所疑者大端有二。謂致知之說局於方寸。學問思辨之功。一切棄却。夫陽明之所以致知者。由學問思辨以致之。其萬死一生皆學問思辨也。先生既知心體之大。而以事心者為局心。其亦自相矛盾乎。謂良知是情之動。於本然之體已落第二義。夫陽明之所謂良知。不曰未發之中乎。以念頭起處辨其善惡者。此在門弟子之失。而以加之陽明。不受也。先生又從學甘泉。其學亦非師門之旨。今姑附於甘泉之下。

順渠先生文錄

或問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理氣之別何居。曰。奚別之有哉。盈天地間本一氣而已矣。方其混淪而未判也。名之曰太極。迨夫醞釀既久。升降始分。動而發用者謂之陽。靜而收斂者謂之陰。流行往來而不已。即謂之道。因道之脈胳分明而不紊也。則謂之理。數者名雖不同。本一氣而已矣。（天道說）○理氣不雜不離之說非數。曰。非也。黑白相入曰雜。彼已相判曰離。二也。氣之脈胳分明而不紊者曰理。其為物不二也。雜與離。不可得而言矣。（同上）○人物之生。孰形之曰。氣為之形。孰性之曰。氣為之性也。理何居耶。曰。理即氣也。而以為有二乎哉。天地之氣。一陰一陽而已。陰陽之形而上者謂之道。而人物受之以正其性。陰陽之形而下者謂之器。而人物分之以範其形。道不離於器。

而性卽具於形本一氣而已矣豈外此更有所謂理而與氣爲偶者耶然則人物之別何如曰陰陽也者運而造化者也運則不齊不齊則通塞偏正生焉通而正者造人塞而偏者造物人性皆善而有知愚賢不肖之不同何也曰天地之氣絪縕停滀流行推盪大而一世之否泰小而一歲之災祥上而日月之薄蝕下而山川之崩竭皆生於運之不齊也況人於天地間以有涯之形稟有涯之氣而其資生資始之時或適感天地偏陰偏陽與夫陰陽之乖戾者則其既生之後通者有時而或塞正者有時而或偏偏有輕重塞有厚薄而知愚賢不肖之等分矣（性說）○自南宋崇尚道學之後其學未嘗不行於上也而卒不能收善治之效未嘗不傳於下也而卒不見成命世之才由今觀之想望慶歷嘉祐之盛韓范富歐之風邈乎不可覩矣況等而上之乎（道學）○性善之善不與惡對與惡對者情之善也孟子就情以爲性故雖竭力道性善終不足以服諸子之口子由闢之是矣但欠源頭一句分明耳蓋情之善原從性之善而來但情之善可遷而性之善不可遷情之善有對而性之善無對今概以爲無是無非是以惡爲亦出於性矣殊欠分曉（性善之說）○爲仁之本是仁之本也孟子以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意正如此本者根也實亦根也（孝弟爲仁之本）○朱子論性千言萬語只是一意大抵謂人與物所稟之理一般但人之氣清能推而物之氣濁不能推耳敢以一言難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其氣之清明視世之常人何如然常人於四端五典雖不能全而亦不至盡廢四物雖靈曷嘗見有彷彿於人者哉就此處觀之可見人與物之情合下不同矣故孟子闢告子以牛犬之性與人不同正於此處

看得明白耳。性學○聖人所示學問思辨之功，皆從發明此心，以恢復其廣大高明之本體，所謂如切如磋也，而世儒乃欲以此窮盡天下之理，不知理者吾心之準則，孟子所謂權度，心爲甚者此也。心體苟明，則權度精切，而天下之長短輕重，應之而有餘矣，豈待求之於外哉。爲學○所謂物者指外物而言，卽樂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所謂格者以扞禦爲義，主溫公之說。格物○孟子後千載無眞儒，宋儒有是言。余每讀之，戚然，姑就漢一代言之，董賈兼文學政事之科，蕭曹丙魏皆有政事之才，遠在季路冉有之上，而丙又入德之行而不優，至於孔明，則兼四科而有之矣。黃叔度不言而化，如愚之流，輩也，管幼安龍德而隱，居於遼東，一年成邑，陳太丘荀令君郭有道徐孺子皆德行科人，冉閔之次也，其諸表表難以悉數，三國人才尤盛，至晉及唐代不乏人，今一舉而空之曰無眞儒，嗚呼，悠悠千哉，向誰晤語。批林國輔

講餘答問○宋自慶歷以前英賢輩出，當時治體風俗人才，皆淳厖渾厚，於時程朱未生也，亦曷嘗如長夜，直待程朱出而後明哉。○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謂理也，義也，是義理皆在於心矣，皆在於心而有二名，體用之謂也，今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則是用由內出，而體全在外，具矣，不知體既在外，用何自出哉，謂之義外之見也，亦宜。二條同上○天理平鋪於人情物理之間，舜之所以爲聖，不過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已，所貴乎學問之功，正要在日用應酬人物處觀其會通，動中肯綮，如庖丁解牛，洞無凝滯，然後爲德，少有扞格齟齬，卽是學力未至，便當反己研求，務要推勘到底，使在我者無毫髮之不盡，而後委外之逼塞於所遇焉。答魏莊渠○陽明先生致知之說，大略與孟子察識

擴充四端之意相似而實不同孟子見得道理平實廣大如論愛牛便到制民常產論好色好勇好貨便到古公公劉文武之事句句都是事實所以氣象寬裕意味深長陽明先生所見固存省之一法然便欲執此以盡蓋為學工夫大易所謂學問辨中庸所謂學問思辨論語所謂博文約禮好古敏求學詩學禮一切棄却而曰為學之道當求之心而已是幾於執一而廢百矣（答朱守中）○若論道之本體天大無外心大亦無外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渾然一理何所分別吾心體會盡天下之理亦只是全復吾心之所固有而已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却只在盡心焉得之則心體之大可想而知矣今乃欲以方寸之微念慮之動局而言之不幾於不知心乎不知心而能盡心不盡心而能知性知天而曰聖人之學吾未之信也（同上）

次陽明詠良知

若把良知當仲尼太清却被片雲迷良知止是情之動未動前頭尚屬疑○獨知還是有知時莫認獨知即正知尋到無知無物處本來面目却為誰絕四宣尼定自知

學子欲尋絕四處不先格物更何為○孟子良知即四端乃情之發動處其以孩提言正赤子之心而程子以為已發而未遠於中者也陽明指此以為聖人之本體落第二義矣○格扞格之義禦之於外也物物交物之物凡外物皆是也格物即孔子所謂克己孟子所謂寡欲周子所謂無欲也格物以致知猶刮垢以磨光也物格知至則垢盡而明見矣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校刊
莫階芝庭

諸儒學案上

諸儒學案者或無所師承得之於遺經者或朋友夾持之力不及之下者或當時有所興起而後之學者無待者俱列於此上卷則國初為多宋人規範猶在中卷則皆驟聞陽明之學而駭之有此辨難愈足以發明陽明之學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下卷多同時之人半歸忠義所以證明此學也否則為偽而已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郎中莊定山先生杲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方伯陳克菴先生選
布衣陳剩夫先生眞晟
方伯張古城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參政薛東明先生僑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校刊
莫階芝庭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寧海人。自幼精敏絕倫。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為交友所稱。二十遊京師，從學於太史宋濂。濂以為遊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返金華，先生復從之。先後凡六歲，盡傳其學。兩應召命，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聘為世子師。獻王甚賢之，名其讀書之堂曰正學。建文帝召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帝有疑問，不時宣召，君臣之間，同於師友。金川失守，先生斬衰，哭不絕聲。文皇召之不至，使其門人廖鏞往。先生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個是字。於是繫獄。時當世文章共推先生

爲第一。故姚廣孝嘗囑文皇曰。孝孺必不降。不可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既慚德此舉。欲令先生草詔以塞天下之人心。先生以周公之說窮之。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罵不已。磔之聚寶門外。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南渡諡文正。先生宜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友朋以文辭相問者。必告之以道。謂文不足爲也。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猶縱盜於家。其餘無可爲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靜。主於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謂聖功始於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尚德而緩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誡以自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眞相伯仲。固爲有明之學祖也。先生之學雖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嘗尋討鄉先達授受源委。寢食爲之幾廢者也。故景濂氏出入於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一時僧徒俱恨之。庸人之論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而無救於其亡。夫分封太過。七國之反。漢高祖釀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敗。成祖之智勇。十倍吳王濞。此不可以成敗而譽咎王室也。況先生未嘗當國。惠宗徒以經史見弊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爲天下屬望。不得其草。則怨毒倒行。何所不至。不關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觀先生而外。其受禍如先生者。寧皆已甚之所致乎。此但可委之無妄之運數耳。蔡虛齋曰。如遜志者蓋千載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竟爲人世用。天地果有

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也。乃知先正固是有定論也。

雜誡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同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恆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於心。見於事。出而不匱。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於不善不禁而不能爲。畏威者禁之而不敢爲。不敢與不能。何啻陵谷。○養身莫先於飲食。養心莫要於禮樂。人未嘗一

日舍飲食何獨禮樂而棄之尊所賤卑所貴失莫甚焉○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適己及物而仕樂也適己而棄民恥也與其貴而恥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冤而望其成鼎也○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孰迂也哉○化於未萌之謂神止於未爲之謂萌禁於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瞽秦漢之治其瞽也與不師古而瞽之師孰謂之非瞽也○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爲子孫者欲其慤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頡頏然循循者善之徒頡頏者惡之符○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不作於心合乎天足乎己及乎人而無容心焉惟君子哉○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乎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野處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摭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衒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謂務名之蠹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

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敎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爲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罔。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罔。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恆分而知恆道。奚由亂。○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勳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木愈於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僨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木。○仕之道三。誠以相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爲者。皆狥乎人。狥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敎。以樹藝蓄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

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簟也故枕凷寢苫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心之不忍於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僞爲之非誠也惑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祔乎祖音彝○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爲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喪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忘自誣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自棄其家也○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羌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處俗而不忤

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於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尚鬼之國多病。好利之國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恆若不足。故足。自以為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挾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尚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愛其子而不教。猶為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為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懈者為難。○金玉犀具。非產於一國。而聚於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天下。皆將為吾用矣。必盡出於己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愈也。才而自為。不若任賢之速也。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趙謙字撝謙初名古則餘姚人也秦王廷美之後降爲農家就
外傅於崇山寺達旦忘寐年十七八東遊受業天台鄭四表之
門四表學於王伯武伯武胡雲峯之高第弟子也洪武十二年徵修正韻已別用爲中都國子典簿然以其
說授之門人宋燧者多採入於正韻在中都又以同官不合而
罷歸築考古臺讀書其上謂六經子史歷代闡發有人惟音韻
之學世久不明乃著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十二卷二
十二年召爲瓊山教諭黎蛋之人皆知向化稱爲海南夫子二
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卒於廣城年四十五先生清苦自立雖盛
暑祁寒蹁躚走百餘里往來問學嘗雪夜與門人柴廣敬劇談
既乏酒飲又無火炙映雪危坐以爲清供其著述甚多而爲學

之要則在造化經綸一圖謂其門人王仲迪曰寡欲以養其心觀止以明其理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又讀武王戒書而惕然有感以往古之聖猶儆戒若是之至後世耻末小子其政事事不求之心哉既以古篆隨物而書又銘無所用器物之未有銘者以見道之無乎不在也其時方希顏氏亦補註戒書以為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蓋從來學聖之的以主敬為第一義先生固與希顏善其講之必有素矣盧陵解縉嘗銘先生之墓謂其力學主敬信不誣也今大紳文集既失此文而先生著述亦多散逸萬歷間焦弱侯所表章者僅先生字學之書某幸得此於其後人故載之於右

造化經綸圖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乾道成矣靜而生陰坤道成矣陽變陰合五行順布四時行焉一皆自然之天也邵子心為太極蓋造化之一氣即聖人之一心造化之氣本於發生而聖人之心亦將以濟世矣故不免由靜以之動自無而入有使萬物得以遂其身安其業然人不見其迹者以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雖動而不離靜雖有而不舍無彼萬物與萬民齊見役役說戰勞於其間而不自覺故曰帝出乎震成乎艮帝者豈非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乎夫三聖巍巍繼天立極相與傳授獨辨此心欲學聖賢者舍此心將何所用力哉蓋人有情有性而心則統性情者也性者仁義禮智是也情者喜怒哀樂是也心得其養則以性御情而五常百行由此而正心失其養則以情蕩

性而五常百行由此而稟此心之所主顧不重乎學者誠能時時省察念念不忘而使道心常爲之主人心每聽命焉則寂然不動之時當與造化同其體及感而遂通自然與造化同其用斯其所以爲三極之道三極者三才各一太極也洪武甲戌秋七月既望餘姚趙謙謹識

仁 愛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 元

㊀孝存則承顏養志愛敬不忘沒則愼終追遠繼志述事愼行其身不敢以遺體行殆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㊁老老幼幼舉斯加彼物我不分窮達一視克伐怨欲不行意必固我不立

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以所長者病人不以所能者愧人不念舊惡

㊃少者懷之不獨子其子

㊄矜孤恤貧隨力濟物

㊅納汚藏疾犯而不校

㊆德必報怨不讎故舊不遺篤序姻親成人美掩人過

不仁

㊀險設機穽包禍心陷人不義中人凶禍

㊁忍害物傷人幸災樂禍

㊂聞人才美而媢嫉見人富貴而熱中凡以勝己爲不滿者皆忌也

㊃刻督責太苛自忍中來掊克無艾自貪中來念怨不忘敗人之善成人之惡

薄喜聞人過好言人短忘恩負德得新棄舊輕訾毀好攻訐
克多尚人不遜善事功欲自己出議論專好己勝
躁不耐激觸不能容忍自褊中來
私立物我分町畦凡事只求自利
褊氣宇狹隘不能容物
暴任情恣橫挾勢馬陵
義宜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利
宜志氣不屈不撓詞色不佞不諛
弟敬兄友爺恭老尚年
正任理而行不爲阿比安命守分不冐苟求凡出處語默進退
屈伸剛柔寬嚴好惡取舍從違避就貴審其宜而不失
知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
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剛乾健篤實不爲物撓富貴貧賤不淫不移威武不能屈
介確然有守不爲俗變
廉見得思義分無求多
勇見善必爲知過必改
不義
貪貨殖玩物貪名逐祿不務自守動輒有求
吝不濟人之財當守者不守但有刓忍戀惜之意不教人以善
所有則隱蔽惟恐他人知之
憂患貧畏禍昔人謂禍患之來只有個處置若過於憂是無義
無命也
佞脅肩諂笑巧言飾語擎跪曲拳凡冀以逢迎投合人意向背

皆是。

(欲)耳於聲目於色口於味鼻於臭四肢於安佚。

(儒)柔而無立隨俗浮沈自守不堅屈於威勢。

(偏)不求中正好惡任情。

(鄙)計瑣屑甘猥賤自吝中來。

(悖)執己自是違衆從欲。

(比)不顧是非徇情黨物。

(怨)不安義命不務反躬一切歸咎於天人。

(禮)恭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亨

(敬)正名辨分敬老崇賢居處恭執事敬內則攝思慮去知故凝然主一而無適外則正衣冠尊瞻視儼然莊重而不慢。

(謹)不侈然自放不軒然自得言不輕發事不輕舉不出位而思。

不怨天不尤人不居下訕上務隱惡揚善避嫌疑審去就不計以爲直不徼以爲知。

(讓)辭尊居卑推多取少慮以下人善則稱人。

(謙)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無禮

(驕)挾富貴以自恣恃才美以爲高常有欲自表意見便有伐有陵壓人意便有傲在其中。

(侈)大室廬華衣服盛車馬美飲食麗器用越制度不安分。

(誕)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

(粗)氣象兀突難親。

(簡)接物不委曲與人無恩義。

(敖)簡賢德侮老成自處放肆待物輕率。

智別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貞

窮理博覽以致廣大窮究以盡精微凡大而天地之理微而事物之故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情狀近而人物賢否邪正之分遠而古今興衰治亂之迹無一不當致知疑事毋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知人識別邪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待人不逆詐不億不信又當先覺不可受人之欺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親賢人遠小人

處事辨別是非辯可否審利害計始終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知命貧富貴賤甘於自然

訒言眞僞忠佞貴於辨察

明不讀非僻之書不爲非禮之視

聰不受浸潤之譖樂聞讜直之言

無智

昏於事不審是非可否於人不識誠僞善惡遠賢人交小人

淺以小小得喪爲利害以小小毀譽爲榮辱以小小逆順爲恩怨

固拘方泥曲執滯不通

陋安於卑陋不務廣覽博取以長見識

滿器識褊狹不能自屈矜驕傲世傲慢才德

巧好穿鑿徵以爲智

昧溺亂色觀非僻之書視非禮之物

聽讇聞過喜諛佞惡正直

(輕)事不詳審而妄爲言不詳審而妄發
(浮)不敦篤

信

(存心)眞實無妄
(盡己)言顧行行顧言
(盡人)循物無違
(極誠)爲人謀而忠與人有終始體道無虛僞

不信

(詐)虛言罔人匿行炫燿
(欺)食言僞言大言行事不確實爲人不親切有失自蓋藏
(矯)心迹不相副沽徼以求名
(謅)多機關挾術數務詭隨勇反覆

已上諸條原在圖內今另書於外以便觀者

考古續戒書

有攸爲罔稽乎得失有攸行罔覺乎凶吉惟爾德之至神惟爾道之至一凡民有疑惟爾質著銘動乃凶神之敬之伊泰筮之庸著格銘德惟一動則吉行靡中動乃凶神之敬之伊泰筮之庸著格銘
馨爾德容以塞蔽斯革香鼎山爾立匪岌岌邇余習筆架昏明之異爾用爾棄求昭爾之德予夜無寐書燈窈而深藏乃密廓有容隨所出書院正其心艮其背畏無聞慎無視允守茲哲可企室銘大哉聖謨於爾儲貿之勗他圖書廚抒厥衷善則紀秉有恆致敬此笏銘

安毋忘危，樂毋忘悲，毋曰無知，天監於茲，毋自欺。銘

齋爾宿，愼爾獨，毋安爾寢縱爾欲。枕銘

錦爛如，災厥軀，締疏溫，安以存。衾銘

簞食豆羹，莫之與爭，羞珍食玉，其或顛覆。鼎銘

戒爾盈，盈易傾，守爾中，中有容。水注

爾之則，符心德，長短不齊，惟所適。度銘

毋苟入，毋苟出，括汝口，時無失。囊銘

待時而動，隨時而靜，動靜惟其時，孰執其柄。扇銘

利若鈍，剛而巽，惟所致，曷有困。錐銘

上無諂，下無瀆，愼所與，乃無辱。名刺

諧爾鳴，宣乃情，永協韶之成，毋爲鄭之聲。琴銘

溫而潤，惟爾德之蘊，端而方，惟爾德之臧，虛而質，是以容斯實。

硯匣

黑所致，白亦緇，欲有所染，其愼之。墨銘

渠而敦，質而文，紀厥善，余所遵。圖書

方而式，廉而直，覆渠循常，勢余德。界方

藏厥機，勿妄開，彼其不齊，爾乃裁。書剪

不偏倚，惟爾德之宜，正直如矢，隨所之。筆式

仰彼則，重俯此則，輕俯仰咸匪，常惟執厥中，乃爾程。權銘

或欹或盈，罔攸式，裒多益寡，爾作極。量銘

安爾衷，蓄爾質，的然於外，寧藏於密。筒銘

坦而夷，無欹無危，習於茲，敬而勿馳。簡版

疑所決，屠而潛，永丹厥心，毋爲紫奪。朱合

晨而興，謹斯櫛，毋以養望，爲爾遮。櫛銘

勿爲所染而自緇。日新又新當自治。墨池
毋苟汙。難復去。點子
匪欲其華。匪逞其奢。欲觀古像致厥家。畫又
彼有所染。庸爾澤。革如澤。如爾之德。研巖
夫惟靜動罔不正。夫惟重無怠無縱。靜兮重兮敬德日躋。壓石
懸爾形。著厥名。永綱紀。吾聖經。書籤
執斯七。毋忘秉。秉饘鬻於是。以寧余餒。七銘
操斯柄。亂斯正。體銘
稟寸成尺。如彼積德。巾銘
觀爾和豫。範我規矩。趨行抑揚於是度。佩銘
山創爾形。惟亂風是屏。毋蔽厥明。屏風
視彼壺。庶乎直。朗。心端體正。遐不中。壺矢
用則張。舍則藏。用張舍藏。諒比陰陽。蓋銘
毋曰內可闚乎外。毋曰外不見其內。緊內外無二。惟明德之大。
簾銘
柔而平。方而正。是藉是凭。以彰我名。印蓆
子爾形。燭聖經。學欲緝熙。遵爾高明。燭檠
去茲塵。如垢去身。如惡去心。其日新。尾拂
折旋中矩。處彼得所。印範
齒易雪。心難潔。痛刮礲。厲工毋歇。牙刷
太剛則缺。太銳則折。和爾剛銳。以解余結。鑷銘

明儒學案卷四十三終

明儒學案卷四十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曹端字正夫。號月川。河南之漥池人。自幼不妄言動。年十七。讀五經皆遍。師事宜陽馬子才。太原彭宗古。遠有端緒。永樂戊子舉於鄉。明年。登乙榜第一。授山西霍州學正。歷九年。丁憂廬墓。壬寅起補蒲州。洪熙乙巳考績。兩學諸生。皆生章請復任霍州。上遂許之。又歷十年。宣德甲寅六月朔之明日。卒於霍州。年五十九。初先生得元人謝應芳辨惑編。心悅而好之。故於輪迴禍福巫覡風水時日世俗通行之說。毅然不為所動。父敬祖。為善於鄉。而勤行佛老之善以為善。先生朝夕以聖賢崇正闢邪之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校刊
莫階芝庭

論諷於左右。父亦感悟樂聞。先生條其人倫日用之事。可見之施行者。爲夜行燭一書。言人處流俗中。如夜行。視此。則燭引主於前矣。里中有齋醮。力不能止。則止書鄉先生請勿赴。又止書邑令請毀淫祠。令以屬之先生。毀者百餘。惟存夏禹雷公二廟。四時祈報則設社穀壇。邢端修五嶽廟。先生言其非禮。同僚肅拜梓潼神。先生以爲諂。僚曰。斯文宗主也。先生曰。梓潼主斯文。孔子更主何事。門人有赴漢壽亭社會者。先生愍痛以折之。諸生有喪。則命知禮者相之。有欲用浮屠者。先生曰。浮屠之教。拯其父母出於地獄。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其待親不亦刻薄乎。其人曰。舉世皆然。否則訕笑隨之。先生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讀書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禮。不以違禮爲非。而以違俗爲非。仍然是不讀書人也。每有修造。不擇時日。或以太歲土旺爲言。先生明其謬妄。時人從而化之。霍州樵者拾金釵以還其主。人以爲異。樵曰。第不欲愧曹郡博耳。高文質往觀劇。中途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先生以力行爲主。守之甚確。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於外者。蓋立基於敬。體驗於無欲。其言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之大路。誠哉所謂有本之學也。其辨太極。朱子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爾。活理亦然。先生之辨雖爲明晰。然詳以理馭氣。仍爲二之。氣必待馭於理。則氣爲死物。抑知理氣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沈升降者而言。則謂之氣。自其浮沈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則謂之理。蓋一物而兩名。

非兩物而一體也薛文清有日光飛鳥之喻一時之言理氣者大略相同耳

語錄

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爲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軀殼中一塊血氣心者神也神無方所視聽言動一切感應皆是○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看此語便見先生之學○事心之學須在萌上著力所謂萌卽庸之獨也○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與學聖之事主於一心參看○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做人須向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若識得此意便得此心則自無入不自得○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黜淡痼之疾眞是不可悠悠○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先生爲學嚴密如此○吾輩做事件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

矣。○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儆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非禮勿視，則心自靜。○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能眞知其義理之味之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聖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無一物不欲其生，聖人之心，無一人不欲其善。○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厲的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有。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人之爲學，須是務實，方能有進。若這裡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裡不得。○學聖希賢，惟在至誠，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不備也。○無欲便覺自在。○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事尚不能成，況可學聖人耶。○受道者，以虛心爲本，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人能於天命順而不咈，受而不拒，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而莫非生道。○得一善，逞一能，是謂道聽塗說。○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了。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修身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自見也。○人性本善，而感動處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惡。（知學則知中節，而動無不善。）○道無形體，可見而聖人一身渾然此道，故無形體之道，皆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人皆有之，第日用不知，不自作主宰耳，非道遠人也。）○爲仁之功，用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

自是克念則爲聖自是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學者不可不謹○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人能恭敬則心便開明○學到不怨不尤處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眞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六經四書聖人之糟粕也始當靠之以尋道終當棄之以尋眞（道眞我所固有者先生此言欲毋專泥書冊耳）○古人文人自是文人詩人自是詩人儒者自是儒者今人人欲兼之是以不能工也賢輩文無求奇詩無求巧以奇巧而爲詩文則必穿鑿謬妄而有不得其實者多矣不若平實簡淡爲可尚也○人心本自虛靈知覺但事物纔觸即動而應初無蹤跡可尋捉處

太極圖說述解序略云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混淪未判之名道爲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耶列子混淪之云漢志含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啓千載不傳之祕則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說之可狀只心會之何如耳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祕之無可傳之人也是後有增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之旨矣

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爲經而註解之。眞至當歸一之說也。至於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答倉卒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間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錄而疑註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掇碎錢而擲成器。良可惜也。○太極圖說辨戾文略云。周子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之生由乎太極之動靜。而朱子之解極明備矣。其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亦不異焉。又觀語錄。却謂太極不自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而動靜耳。遂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以喻氣之一動一靜。而理亦與之一動一靜。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理何足貴哉。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爾。活理亦然。不之察者。信此則疑彼矣。信彼則疑此矣。經年累歲。無所折衷。故爲辨戾。以告夫同志君子。

明儒學案卷四十四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校刊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號南山浙之鄞縣人幼而端方不拾遺金郡守行鄉約酒禮先生觀之歸而書之於册習禮者不能過也詔徙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年十三請代父往有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長有司不能奪而從之至則築室城外賣菜以爲生作勞之餘讀書不輟有富翁招之同寓先生謝不往或問之曰渠有一女當避嫌也尋舉京闈鄉試授江西訓導用薦召爲交趾道御史出按湖廣劾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風采凜然景泰初改廣西提學僉事時寇起軍

興先生核軍中所掠子女歸者萬餘口副使李立故入死罪且數百人亦辨而出之南丹衛在萬山中歲苦瘴癘先生奏徙平原戍卒因之更生丁憂起復移湖廣與巡撫李實不合左遷含山知縣致仕成化丁酉五月卒年八十九先生之學以知行爲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蓋守先儒之矩矱而不失者也其所友爲李文毅時勉辟文清故操行亦相似

海涵萬象錄

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任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竅氣寓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竝爲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道有體用體即理用即事人得是理於心曰德服是事於身曰行何謂德知仁聖義中和是也何謂行孝友睦婣任恤是也○道無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循理行○在天爲理與天常存在人爲性氣散則亡○告子若曰生理之謂性便不起人爭端天地間只是生氣中有此生理在人亦然故名曰性而總謂之仁是仁即係天地生物之心又只是生生之理又曰氣質之性即告子生之謂也故張子曰君子弗性也○有一人之命有一家之命有一國之命若長平坑卒一國之

命也。氣數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自不放。○心之量。宇宙間事。皆能推其理而知。但天下形勢。古今制度。必須考視而知。難意度也。○程張所謂心。皆指其虛靈之氣而言。氣本寓理為性。理從氣發為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氣也。○天地間生生不息為仁。此天理流行也。人心只天理流行便是仁。私欲間斷便是不仁。○孔門所教所學。皆於用處發明。而體在其中。蓋理是道之體。事是道之用。孝弟見於日用。只從仁上發出來。仁是孝弟之理。孝弟是仁之用。學者驟於高遠。不盡孝弟之事。只是去揀高妙論心論性。却全不識道。○教學者於自己體認性情發見處。便能知道。○古者士農工商。各一其業。子孫世守而民志定。今也農工商之貪黠者。皆奔競仕途。而謀吏胥出身。往往恣其貪黠。卒獲仕途。以終其身。所以濫溢銓曹。汙蠹民社者多。此途也。為今之計。莫若自民間俊秀。取入庠校者三年大比。約計藩臬郡縣司吏額分上中下取士之中式者。上等命為藩臬郡縣司吏。中等為各郡吏。下等為縣司吏。三年考滿。送禮部會試。亦依上法取送在京衙門。歷役三年。都試出身。則使儒法兼通。寄之民社。而去貪黠之風矣。○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窮理者。道之體。斯明。盡性者。道之體。斯行。至命者。道之原。斯達。故孔子曰。非道而何。

經書補註

格物格字。當訓合格之格。凡物之要者。莫切乎身心。物之大者。莫過乎家國天下。人之所學。莫非身心家國天下之事。然事物

莫不有理，而萬物皆備於我，則物理具於吾心，學者以吾心之理，格合事物之理，是曰格物。若訓爲至，則爲物至而後知至，不成文義也。（大學此說已在新建伯之前）○告曾子以道言一理貫萬事，理即體，事即用。告子貢以學言一心貫萬理，心者，氣之靈，理者，心之德。（以下論語）○一日克己復禮，以一日成功之大綱言。四勿，以日日用功之節目言。譬之一好地方，有寇生發，日日要當克勝他，及至一日盡克勝了，而復却好地方，則天下皆知其地方好了。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即此一日義同。○天理寓於人曰性，猶源泉之於川曰流，然理無不善，而人之氣稟有清濁，泉無不潔，而川之泥質有沙淤，故人之始生，氣之清濁未甚見，及其長而習於善，則清者愈清，習於惡，則濁者愈濁，如川之始達，泥之澄渾未甚分，及其遠也，積於沙者，則澄者愈澄，泊於泥者，則渾者愈渾矣，故性近習遠。○浩氣是心窩中一點虛靈之氣，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人能事事合宜，則心無愧怍，而天理純全，斯可識浩然之氣象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此浩氣塞於天地之間也。義者，人心之裁制，氣之主也，即所謂志帥也。道者，事理之當然，氣之行也，即所謂道路也。（以下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物理具於吾心也，以吾心之理，處物合宜，即義也，此之謂體用。○堯典以親九族，即齊家也，止謂本宗九世，上至高，下至元，自三而五，自五而九，上殺下殺旁殺，而人道竭矣，豈有外姓謂之族乎。故爾雅別外姻曰母黨，妻黨，書（書）○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天之生人，有是事，則有是理，如視必明，聽必聰，色必温，貌必恭，言必忠，而有即必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人之有已行此常事，故思此常理，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而好即

思也蓋事者道之用理者道之體故孔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詩○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嫡派如大宗其庶子爲小宗若
小宗絕不爲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蓋大宗是尊者之
統不可絕也今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奈庶民不知朝
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儀禮下同○古者吉
服殺縫向外以便體後王致飾殺縫向內爲吉服以外削外緝
者爲凶服○苴束茅也所以代神置於神席几東祭時佐食取
黍稷祝取觶祭於苴而祭畢棄之即老氏所云芻狗也今朱子
家禮乃束茅置沙於饌食前酌酒似與古禮命祝祭酒意同周
公祭泰山名公爲尸今之神有土木偶及遺像皆古人立尸之
遺意歟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羅倫字彝正學者稱一峯先生吉之永豐人舉成化丙戌進士
對策大廷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
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先生不從奏名第一授翰
林修撰會李文達奪情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待之數日始
上疏歷陳起復之非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
據先王之禮事其君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
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隱於金牛山注意經學周易多修
傳註間補己意禮記彙集儒先之見而分章記禮則先生獨裁
春秋則不取褒貶凡例之說以爲春秋緣人以立法因時以措
宜猶化工焉因物而賦物也以凡例求春秋者猶以畫筆摹化
工其能肖乎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八正德十六年贈

左諭德謚文毅先生剛介絶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語不爲輭弱之行其論太剛則折則引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爾折不折天也太剛乎何尤爲是言者鄙夫患失者也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高守贍以綈袍遇道殣輒解以瘞之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呂令助之堂食之錢先生曰食以堂名退食於公之需也執事且不可取何所用與謝而弗受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於中若先生庶幾可謂之無欲矣先生與白沙稱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轍學非白沙之學也而嘐然塵垢之外所見專而所守固耳章楓山稱先生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其推重如此

要語

子路論爲國而其言不讓夫子哂之況直居其位而不讓乎登降作止飲食不辭焉人皆以爲非也榮以爵而不辭焉人不以爲非也非其小而不非其大何也○治己必先治心心者舟之柁也欲正其舟而不正其柁可乎○伯恭居喪授徒子靜極以爲非今日使子靜在恐亦不敢以爲非也○居喪須避嫌疑不可自信而已古人之受汙者多以此人或以是汙之亦無路分說也○進善無足處有足便小了臧否人物此是一件不好勾當稱善雖是美事然必見得透恐爲僞人所罔○所以爲聖賢不必刪述定作如孔子折衷群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之吾心致敬於動靜語默衣服飲食五倫日用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已行之成法而已○君子視人猶己以義

則偏學案卷四十五　六

處己不以義處人非君子之道也○流俗雖不美而天下未嘗無正人天下未嘗無正論此固人心之所以不死而天道之所以扶持斯世者也○君子之學持靜之本以存其虛防動之流以守其一虛則內有主而不出一則外有防而不入則物不交於我矣物不交於我則我之所以爲我者非人也天也○或曰剛折而柔存此非知剛者也天不剛乎地不柔乎地有陷而天未嘗墜不剛者存而柔者墮乎山止也水流也山剛而水柔不剛者存而柔者去乎齒之折者剛之無本者也髮附於頭顱頭顱存而毛髮去者何也○誠曷終乎土可入誠不可得而息也入土斯已矣誠曷不息也所謂生也守之以死死則終誠不可得而息也○所見專則所守固○與其以一善成名寧學聖人而未至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章懋字德懋金華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與同官黃仲昭莊昶諫上元煙火杖闕下謫知臨武歷南大理評事福建按察司僉事考績赴吏部乞休冢宰尹旻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何名而退先生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遂致仕林居二十年弟子日進講學楓木菴中學者因曰楓山先生宏治中起爲南京祭酒會父喪力辭廷議必欲其出添設司業虛位以待之終制就官六館之士人人自以爲得師正德初致仕轉南京太常禮部尚書侍郎皆不起嘉靖初以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是歲辛巳除夕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懿其學確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傳授故表裏洞徹望

之龐樸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燭照數計無不驗也以方之涑水雖功業不及其誠實則無間然矣

金華自何王金許以後先生承風而接之其門人如黃傳張大輪陸震唐龍應璋董遵凌瀚程文德章拯皆不失其傳云

遺事

諸子皆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輟耕跪迎先生官祭酒其子往省道逢巡簡笞之知而請罪先生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又何罪焉○太宰唐漁石出入徒步人以爲言漁石曰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自後朴菴拯竹澗潘希曾兩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楓山祖居渡瀆距城十五里當事至蘭谿者必出城訪之至則一飯鷄黍數豆力不能辦多假借於族人其後遷居城中小樓二間卑甚先生宴坐其間每作文時繞行室中其冠往往觸梁墊角先生不知也○先生田祇二十畝而家人十口歲須米三十六石所入不足當其半則以麥屑充之○宅後爲天福山一日勾人者過其門其人奔入取道至山而去手力疑爲先生家匿之先生卽令其遍索不得手力亦從後門

去先生與夫人略不動色。○每歲宴其門人二次清明冬至祭祀之餘也兩人共一席有不至者先生自專一席若門人續至專席已罄則夫人自出益之朴菴先生之姪也其質朴略相似先生聞其歸家尚有贏俸即為不樂朴菴亦有慙色

語要

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小又須心小心小則萬理畢晰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或勸以著述曰經自程朱後不必再註只遵聞行知於其門人語錄芟繁去蕪可也。○桃符曰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須茶壘衛門庭。○每講伯夷叔齊餓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之語便自警坡。○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然後庶事可舉。○惟唐虞三代皆聖人致中和而參贊天下此一泰一否為氣運所推盪耳。○窮理自進退辭受之節分明不苟始。○居敬於專一上見功。○應璋問學先生曰勉齋眞實心地刻苦工夫八字盡之矣

原學

人生而靜之謂性得乎性而無累於欲焉之謂學學在於人而於性未嘗加不學在於人而於性未嘗損學有純正偏駁而於性未嘗雜性本不學而能者也而必假於學性之動於欲也學以求完夫性者也而顧戕夫性學之失其原也蓋人之性也即天之命也於穆不顯命之本體而四時五行萬化出焉至靜無感性之本體而四端五常百行具焉本體藏於寂妙用通於感運之於心為思慮發之於身為貌言視聽施之於家為父子昆

第措之於國與天下爲君臣上下禮樂刑政以性爲有內也何性非物也以性爲有外也何物非性也得乎性之體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治而天下平也據此之謂德履此之謂道學此之謂學勉之爲賢安之爲聖堯曰執中明其體之無所偏耳舜曰精一明其體之無所雜耳孔子曰仁子思曰誠孟子曰盡聖學相傳千古一脈一性盡而天下無餘事天下無餘學也佛老之教行於世久矣後之儒者非不倡言以排之而卒不能勝之者學之不明性之未盡也老氏以無名爲天地之始無欲觀人心之妙無爲爲聖人之治而佛家者流則又生其心於無所住四大不有五蘊皆空其道以性爲心之體吾惟修吾心煉吾性而已不必屑屑於其外也是以其學陷於自私自利之偏至以天地萬物爲蜎蚑爲幻化棄人倫遺物理不可以治天下國家焉今之學則又異於是矣心性之教不明而功利之私遂淪浹而不可解傳訓詁以爲名誇記誦以爲博侈辭章以爲靡相矜以智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身心性命竟不知爲何物間有覺其謬妄卓然自奮欲以行能功實表見於世則又致飾於外無得於內莫不以爲吾可以修身也可以齊家也可以治國平天下也又莫不以爲吾不學佛老之夢幻人世遺棄倫理也然要其所爲不過爲假仁襲義之事終不足以勝其功利之心其去聖學也遠矣猶幸生於今之世毋使佛老見之也使佛老生今世而見吾人所爲其不竊笑者幾希是求免於佛老之不我闢不可得也暇闢佛老乎哉所幸眞性之在人心未嘗一息泯沒而聖學昭然如日中天敏求之精察之篤行之一切氣稟物欲俱不能

累必求眞靜之體以立吾心之極懲忿懲此也窒慾窒此也改過改此也遷善遷此也不爲佛老之虛無不爲俗學之卑瑣斯爲聖學也已若曰是性也吾有自然之體也不能戒懼謹獨以求必得而欲以虛悟入則意見之障終非自得縱使談說得盡亦與訓詁記誦詞章功利者等爾而何以爲學也

郎中莊定山先生泉

莊泉字孔暘號定山江浦人也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簡討與同官章楓山黃昧軒諫鰲山杖闕下謫判桂陽改南京行人司副遭喪服闋不起乖二十年宏治甲寅特旨起用先是瓊山丘濬嫉先生不仕嘗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泉也彼不讀祖訓乎蓋祖訓有不仕之刑也至是濬爲大學士先生不得已入京長揖冢宰遂補原官明年陞南京吏部郎中尋病遷延不愈又明年告歸丁巳考察尚書倪岳以老疾中之士林爲之駭然己未九月二十九日李年六十三先生以無言自得爲宗受用於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爲飛魚躍之機略見源頭打成一片而於所謂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功蓋功未入細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後流傳多是此種學問其時雖與白沙相合而

白沙一本萬殊之間，煞是仔細，故白沙言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問林緝熙何以告之，其不甚契可知矣。即如出處一節，業已二十年不出，乃爲瓊臺利害所怵，不能自遂其志，先生殊不喜孤峯峭壁之人，自處於寬厚遲鈍，不知此處，却用得孤峯峭壁著也。白沙云：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昏了出處。平生大分，顧令兒女輩得專制其可否耶？霍渭厓謂先生起時，瓊臺已薨，是誣瓊臺也。按先生以甲寅七月出門，九月入京朝見，瓊在乙卯二月卒官，安得謂起時已卒哉？況是時徐宜與言定山亦是出色人，瓊臺語人，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則其疾之至矣，安得謂誣哉？先生形容道理多見之詩，白沙所謂百鍊不如莊定山是也。唐人白樂天喜談禪，其見之詩者，以禪言禪，無不可厭，先生之談道多在風雲月露傷花隨柳之間，而氣象躍如，加於樂天一等。錢牧齋反謂其多用道語入詩，不知定山，其自謂知白沙亦未必也。

語要

聖人之道貴無言而不貴有言言則影響形迹而無言則真靜圓融若憤也而真趣若虛寂也而真樂彼以天得而此以天與極其自得之真而出乎意象之外是以聖人不貴有言○吾之此身受形父母既有此形則有此理使吾身有一理不盡吾於父母之形為徒受矣○浙人余中之過溪雲以皇極經世之學授余讀其書至王天悅所謂推以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時日而後富壽必先以某甲之年月而後貧賤以至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精麤巨細之事無不皆然而至所謂福善禍淫略無一二余雖口唯其義而心實不敢以為學也○聖賢之學惟以存心為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則瑩然澄徹廣大光明而群妄自然退聽言動一循乎禮好惡

用舍各中乎節。○屈原長於騷，董賈長於策，楊雄韓愈長於文。穆伯長李挺之邵堯夫長於數，遷固末叔君實長於史，皆諸儒也。朱子以聖賢之學有功於性命道德至凡四書五經綱目以及天文地志律呂歷數之學，又皆與張敬夫呂東萊蔡季通者講明訂正，無一不至，所謂集諸儒之大成此也，豈濂溪二程子之大成哉。○六經莫大於易而易有陰陽也，方其無言也，易具於心，渾然無為，及其有言則孰為陰，孰為陽，而陰陽之授受皆傳之紙上，而易始散矣，易非散也，紙上而易自散也。四書莫精於中庸，中庸言性道教也，方其無言也，中庸具於心，杳然無名，及其有名，則孰為性，孰為道，孰為教，而性道教授受者得之口耳，而中庸始亂矣，中庸非亂也，口耳而中庸自亂也，詩書禮樂春秋論孟，莫不皆然。○心非靜則無所斂，主乎靜者斂此心而不放也，心非敬則無所持，居乎敬者持此心而不亂也，理非窮則無所考，窮乎理者考此心而不失也。○往年白沙先生過余定山，論及心學，先生不以余言為謬，亦不以余言為是，而謂余曰，此吾緝熙林光之在清湖者之所得也，而子亦有是哉，世之好事，詆陳為禪者，見夫無言之說，謂無者無而無然無極而太極，靜無而動有者，吾儒亦不能無無也，但吾之所謂無者未嘗不有，而不滯於有，禪之所謂無者未嘗有有，而實滯於無，禪與吾相似，而實不同矣。○道無不在，一大渾淪者，散在萬物，散在萬物者俱可打成一片，而衆人則不知也。○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過於楊墨，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為我兼愛，虛無寂滅，蓋足闢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楊墨佛老之所無也，屬聯比對，點綴紛華，某題

立某新說某題立某程文皮膚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弔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葬卒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也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朱子謂廬山周宜餘有言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罷三十年科舉始得蓋已深惡之矣○天地萬物總吾一體牖草不除皆吾生意元會運世皆我古今伏羲周孔顏曾思孟皆吾人物易書詩禮春秋皆吾六經帝力何有太平無象皆吾化育○天之生聖賢將為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聵所以引其不及者至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於見聞入耳出口至於沒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張元禎字廷祥別號東白南昌人少為神童以閫多書父攜之入閩使縱觀焉登天順庚辰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故事教習唐詩晉字韓歐文而先生不好也日取濂洛關閩之書讀之授編修成化初疏請行三年喪又言治道本原在講學聽治用人厚俗與當國不合移病歸家居二十年益潛心理學宏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生疏勸行王道陞南京侍講學士終養九年召修大明會典進翰林學士侍經筵上注甚特遷卑座以聽其講丁憂喪畢改太常卿掌詹事府以為治化根源莫切於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敬齋箴宜將此書進講上因索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武宗即位進吏部右侍郎未及上而卒正德元年十二月晦也先生既得君嘗以前言往行非時討進

不知者以爲私言也孝宗晏駕爲人指摘先生亦不辨先生卓然以斯道自任一稟前人成法其言是心也卽天理也己先發陽明心卽理也之蘊又言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寂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己先發陽明未發時驚天動地己發時寂天寞地之藴則於此時言學心理爲二動靜交致者別出一頭地矣

語要

斯道在天地不患踐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眞○蕭宜狌蚤遊聘君之門友克貞公甫居仁諸子不飾廉隅於泥坐蛇行不詭冠服於呂絹象佩不縱浮談於太極○此道自程朱後所寄不過語言文字循習既久只形諸文字而言語殊不之及形諸文字纔能執筆卽於性命之奧帝王之略極力描寫不以爲異若言語間有及之聽者雖面相隆重退輒號笑之曰此道學又或公排擯之曰此僞學士風一至於是然實由言語者所談非所見所見非所履故也○吾人致力於大本須灼見外教同中有大不同處此理在天地間如今造版籍糧册相似有總有撒徒知圇圇一大塊而不知辨析於毫釐略窺影響便爾叫噪不復致詳致謹反謂得人所未得之眞樂鄙禮法爲土苴嗤簡策爲糟

粕。李至顛瞀老死。大抵實有此者。氣象自別。語言動靜。何莫非此。若不養得深厚。皆是徒然。此本不蹺蹊。不差異。不高遠。不龐率。不放肆。彼言動之蹺蹊差異。或務爲高遠龐率放肆者。則其人之能有此與否。可知已。○天地所以相播相盪。相軋相磨。晝夜不息者。其心無他。惟在生物而已。雖其雷霆之震擊。霜雪之凋殘。亦所以破其頑而禁其盛。非心乎殺之也。人卽天理所生之物也。如花木之接水泉之續。然實皆得是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苟非得是心。則是身無以生矣。是心也。卽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耳目口鼻耳目口鼻既獨有諸由是誘之以聲色之紛華。臭味之甘美。得之不得而喜怒哀樂之發遂不能無私焉。身既有私。則此心或爲之蔽。而天理漸以泯矣。○寂必有感而遂。遍者在。不隨感而紛。

布政陳克菴先生選

陳選字士賢。號克菴。台之臨海人。天順庚辰。試禮部。丘文莊得其文曰。古君子也。實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文莊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羅一峯論奪情被謫。先生抗疏直之。出按江西。藩臬以素服入見。先生曰。非也。人臣覲君。服視其品秩。於御史何居。不事風裁。而貪墨望風解綬。已督學南畿。以德行爲主。試卷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每按部。就止學宮。諸生分房誦讀。入夜。燈火熒然。先生以兩燭前導。周行學舍。課其勤惰。士風爲之一變。成化初。改中州提學。俸奄汪直。巡視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先生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先生曰。提學。愈怒曰。提學宗主斯文。爲士子表率。不可與

都御史比，盲既懾其氣岸，又諸生集門外，知不可犯，改容謝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先生徐步而出，轉按察使，歸奔母喪，喪畢，除廣東布政使，肇慶大水，先生上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奄韋眷橫甚，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先生移文獎瑤，眷深憾之，番人貿貨，詭稱貢使，發其僞，逐之，外使將市狻猊入貢，又生疏止之，皆眷之所不利者也，眷乃誣先生黨比屬官，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共鞫，兩人欲文致之，謂吏張褧者，先生所黜，必恨先生，使之爲証，褧曰，死即死耳，不敢以私恨陷正人也，爰書入，詔錦衣官逮問，士民數萬人，夾舟而哭，至南昌，疾作，舁於石亭寺，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儉以疏綌，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儉以時服，公志也，張褧乃生言，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恨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知臣不可利誘，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罪顓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倣眷語，以欺天聽，選剛不受辱，旬日而殂，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百無所圖，敢冒死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謚恭愍，先生嘗以易教授生徒，睨而居官論易，專主傳義，一無異同，以克己求仁爲進修之要，故自號克菴，讀書不資爲文辭，手錄格言爲力行之助，每上疏必屏居齋沐，引使者於庭，再拜而遣，子劉子曰，由張東白之事觀之，非平日安貧守道之意，徹乎表裏，安能使朋友信之如是，由張褧之事觀之，非在官賞罰黜陟出乎至公，安能使黜

吏化之如是吾有以見先生存誠之學矣

明儒學案卷四十五終